

周

禮

正

義

粵昔周公繼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  
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蓋自黃帝  
顓頊以來紀於民事以命官更歷八代斟酌損益因襲積累以  
集於文武其經世大法咸粹於是故雖古籍論佚百不存一而  
其政典沿革猶約略可攷如虞書羲和四子爲六官之權輿甘  
誓六卿爲夏法曲禮六大五官鄭君以爲殷制咸與此經多相  
符會是職名之本於古也至其閔章縛典并苞遠古則如五禮  
六樂三兆三易之屬咸肇端於五帝而放於二王以逮職方州  
服兼綜四朝大史歲年通駭三統若斯之類不可殫舉蓋鴻荒  
以降文明日啓其爲治靡不始於臚恂而漸進於精詳此經上  
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蓋尤其精詳之至者故其治躋於純

大平之域作者之聖述者之明蟠際天地經緯萬端究其條緒咸有原本是豈皆周公所臆定而手劂之哉其闕意眇指通關常變權其大較要不越政教二科政則自典法刑禮諸大端外凡王后世子燕游羞服之細嬪御閭閻之昵咸隸於治官宮府一體天子不以自私也而若國危國遷立君等非常大故無一曲爲之制豫爲之防三詢之朝自卿大夫以逮萬民咸造在王庭與決大議又有匡人擲人大小行人掌交之屬巡行邦國通上下之志而小行人獻五物之書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大司寇大僕樹肺石建路鼓以達窮遠誦訓士訓夾王車道圖志以詔觀事辨物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無所不至君民上下之間若會四枝百鯨而達於凶無或離閔而弗嚙也其爲教則國有

大學小學自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泉夫邦國所貢鄉遂所  
進賢能之士咸造焉秀及宿衛士庶子六軍之士亦皆輩作輩  
學以德行道藝相切劘鄉遂則有鄉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  
五十遂之屬別如鄉蓋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其爲學  
率較已三百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學尙不與此數推  
之郡縣疆之公邑采邑遠極於畿外邦國其學蓋十百倍徒於  
是無慮大數九州之內意當有學數萬信乎教典之詳殆莫能  
尙矣其政教之備如是故以四海之大無不受職之民無不造  
學之士不學而無職者則有罷民之刑賢秀挾其才能愚賤貢  
其忱悃咸得以自通於上以致純大平之治豈偶然哉此經在  
西周盛時蓋百官府咸分秉其官法以爲司存而大宰執其總

會司會天府大史臧其副貳成康既沒昭夷失德陵遲以極於  
幽厲之亂平之東遷而周公之大經良法蕩滅殆盡然其典冊  
散在官府者世或猶尊守勿替雖更七雄去籍之後而齊威王  
將司馬穰苴尚推明司馬法爲兵家職志魏文侯樂人竇公猶  
襲大司樂一經於兵火喪亂之餘它如朝事之儀大行之贊述  
於大小戴記職方之篇列於周書者咸其枝流之未盡漸滅者  
也其全書經秦火而幾亡漢興景武之間五篇之經復出於河  
閩而旋入於祕府西京禮家大師多未之見至劉歆杜子春始  
通其章句著之竹帛三鄭賈馬諸儒廣續詮釋其學大興而儒  
者以其古文晚出猶疑信參半今文經師何休臨碩之倫相與  
擯廢之唐趙匡陸淳以逮宋元諸儒皆議之者尤眾或謂戰國

瀆亂不經之書或謂莽歆所增傳其論大都逞臆不經學者率知其謬而其抵牾索疇至今未已者則以巧辭妄說附託者之爲經累也蓋秦漢以後聖哲之緒曠絕不續此經雖存莫能通之於治劉歆蘇綽託之以左王氏宇文氏之篡而卒以踏其祚李林甫託之以修六典而唐亂王安石託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亂彼以其詭譎之心刻覈之政偷效於旦夕校利於黍杪而謬託於古經以自文上以誣其君下以戲天下之口不探其本而飾其末其僥倖一試不旋踵而潰敗不可振不其宜哉而懲之者遂以爲此經誦病卽一二闕攬之士亦疑古之政教不可施於今是皆膠柱鐻舟之見也夫古今者積世積年而成之者也日月與行星相攝相繞天地之運猶是也圓顛而方趾橫目而

直榦人之性猶是也所異者其治之迹與禮俗之習已耳故豈  
井而居乘車而戰裂壤而封建計夫而授田今之勢必不能行  
也而古人行之祭則坐孫而拜獻之以爲王父尸昏則以姪娣  
媵而從姑姊坐則席地行則立乘今之情必不能安也而古人  
安之凡此皆迹也習也沿襲之久而無害則相與遵循之久而  
有所不安則與相變革之無勿可也且古人之迹與習亦有至  
今不變者日月與地行同度則相掩蝕地氣之蒸盪則爲風雨  
人之所稔知也而薄蝕則拜跪而救之湛旱則號呼而祈之古  
人以爲文至今無改也祝敵拊搏無當於鏗鎗之均血腥全烝  
無當於飲食之道而今之大祀猶沿而不廢然則古人之迹與  
習不必皆協於事理之實而於人無所厭惡則亦相與守其故

常千百歲而無變彼夫政教之閑意眇指固將貫百王而不敝而豈有古今之異哉今泰西之強國其爲治非嘗稽覈於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所爲政教者務博議而廣學以泉通道路嚴追胥化土物升之屬咸與此經冥符而遙契蓋政教修明則以致富強若操左契固寰宇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準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於今者之明效大驗也詒讓自勝衣就傅先太僕君卽授以此經而以鄭注簡奧賈疏疏略未能盡通也旣長略窺漢儒治經家法乃以爾雅說文正其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研擇彙載於經注微義略有所寤竊思我朝經術昌明諸經咸有新疏斯經不宜獨闕遂博采漢唐宋以來迄於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釋以發鄭注之淵奧裨賈疏之遺



關紳初於同治之季年始爲長編數十巨冊綴輯未竟而舉主南皮張尙書議集刊 國朝經疏來徵此書乃麤括臆理寫成一帙以就正然疏悟甚眾又多最錄近儒異義辯論滋繁私心未慙也繼復更張義例剝繁補闕廿年以來棄艸屢易最後遂錄爲此本其於古義古制疏通證明校之舊疏爲略詳矣至於周公致太平之迹宋元諸儒所論多闕侈而駢拇枝指未盡揚其精要願惟秉資疏闇素乏經世之用豈能有所發明而亦非箋詁所能鈎稽而揚權也故略引其端而不敢馳騁其說觀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中年早衰儼然孤露意思零落得一遺十復以海疆多故世變日亟睽懷時局撫卷增喟私念今之大患在於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睽闕不能相通故民窳而失職則治

生之計陔隘而誦觚千紀者眾士不知學則無以應事偶變效忠厲節而世常有乏才之憾夫舍政教而議富强是猶泛絕潢斷港而斯至於海也然則處今日而論治宜莫若求其道於此經而承學之士顧徒奉周經漢注爲攷證之淵極幾何而不以爲已陳之芻狗乎既寫定輒略刺舉其可剴今而振傲一二舉舉大者用示檠楊俾知爲治之迹古今不相襲而政教則固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世之君子有能通天人之故明治亂之原者儻取此經而宣究其說由古義古制以通政教之闕意眇指理董而講貫之別爲專書發揮旁通以俟後聖而或以不佞此書爲之擁篲先導則私心所企望而日莫遇之者與光緒二十有五年八月瑞安孫詒讓敘

周禮正義略例十二凡

經本以唐石經爲最古注本以明嘉靖放宋本爲最精此本原出北宋槧雖明刻而在諸宋本之上近黃丕烈有重校刊本今據此二本爲主閒有譌掇則以孟蜀石經元石久佚今僅存宋拓秋官上下二卷首尾亦有殘闕拓冊藏湖州張氏今據湖南周編修鑾詒景寫本校又馮登府石經考異載有夏官殘拓今未見此刻之佳在兼載鄭注惟難勘極疏譌賸掇衍不可枚舉又多妄增助語蓋沿唐季俗本難以依據及宋槧諸本阮元校勘譌所據有宋刻小字大字本余仁仲本岳珂本黃丕烈札記所據有宋紹興董氏本互注本今所據有陽湖費編修念慈所校宋婺州唐氏本建陽本附釋音本巾箱本又有明汪道昆放

岳本與阮黃校岳本小異參校補正箸其說於疏凡嘉靖本注  
譌脫顯然它本咸不誤者今徑補正不箸於疏唯單本是非錯  
出及文通義短據善本校改者始箸之至版本文字異同或形  
體譌別既無關義訓且已詳阮黃兩記今並不載以祛餘冗近  
胡培暉儀禮正義阮福孝經義疏補陳立公羊傳義疏並全錄  
阮記俗本譌文塵穢簡牘非例也

陸氏釋文成於陳隋閒其出最先與賈疏及石經閒有不同所  
載異本異讀原流尤古今並詳議其是非箸之於疏釋文據盧  
文弼校本兼以阮氏校勘記及賈昌朝羣經音辨參訂之以存  
六朝舊本之孳較

賈疏蓋據沈重義疏重修據馬端臨文獻通攷引董道說隋書

經籍志載沈重周官禮義疏四十卷與賈本卷帙並同董說不爲無據唐修經疏大都沿襲六朝舊本賈疏原出沈氏全書經無援引沈義而其移改之跡尙可推案如載師疏引孝經援神契一節本草人注黃白宜以種禾之屬句釋義賈移人載師而忘刪其述注之文是其證至董氏謂賈兼據陳劭周禮異同評則凡措不足據也在唐人經疏中尙爲簡當今據彼爲本疏據阮校宋十行本近德化李氏有宋刊八行本殘帙遠出十行本之前未能段校也訂譌補闕凡疏家通例皆先釋經次述注然鄭注本極詳博賈氏釋經隨文闡義或與注複而釋注轉多疏略於杜鄭二君異義但有糾駁略無申證故書今制掣覈闕如今欲橋斯失釋經唯崇簡要注所已具咸遜省約注文鼎奧則

詳爲疏證蓋注明卽經明義本一母也今疏於舊疏甄采精要  
十存七八雖間有刪剝移易而絕無辱改且皆明楊賈義不敢  
壞善唐疏多乾沒舊義近儒重修亦或類此胡氏儀禮正義閒  
與賈釋郝懿行爾雅義疏亦多沿邵義竊所未安非唐學所敢  
效也

唐疏例不破注而六朝義疏家則不盡然孔氏禮記正義敘僞  
皇侃時乖鄭義左傳正義敘僞劉炫習杜義而攻杜氏是也鄭  
學精毋羣經固不容輕破然三君之義後鄭所讚辨者本互有  
是非乾嘉經儒攷釋此經閒與鄭異而於古訓古制宣究詳塙  
或勝注義今疏亦唯以尋繹經文博稽眾家爲主注有籍違輒  
爲匡糾凡所發正數十百事匪敢破壞家法於康成不曲從杜

鄭之意或無諄爾

古經五篇文繁事富而要以大宰入灋爲綱領眾職分陳區畛  
靡述其官屬一科敘官備矣至於司存攸寄悉爲官職總揭大  
綱則曰官灋若大宰六典八則之類詳舉庶務則曰官常若大  
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以下至職末皆是也而官  
計官成官刑亦錯見焉若大宰職末受會則官成也大計羣吏  
則官計也詔王廢置誅賞則官刑也六者自官職官常外餘雖  
或此有彼無詳略互見而大都分繫當職不必旁稽唯官聯條  
緒紛緜脈絡隱互楨見百職鉤覈爲難今略爲甄釋雖復疏闕  
孔多或亦稽古論治之資乎

議禮羣儒昔偁聚訟此經爲周代法制所總萃閱章緝典經曲

畢駭而侯國軍賦苞何膠於舊聞明堂辟靡服蔡騰其新論兩漢大師義詁已自舛互至王肅聖證意在破鄭攻瑕索疇偏戾尤甚然如郊社禘祫則鄭是而王非廟制昏期則王長而鄭短若斯之倫未容偏主唐疏各尊其注每多曲護未爲閎通今並究極諸經求厥至當無所黨伐以示折衷

此經在漢爲古文之學與今文家師說不同大小戴記及公羊春秋並今文之學故與此經義多不合先秦古子及西漢遺文所述古制純駁襍陳尤宜精擇今廣徵羣籍甄其合者用資符證其不合者則爲疏通別白使不相殺棍近儒攷釋或綴粹古書曲爲傳合非徒於經無會彌復增其紛紜如惠士奇禮說義證極博而是非互陳失在無襍至沈夢蘭周禮學而新奇繆斲



甚矣又陳魚毛詩傳疏及鄒漢功讀書偶識諸書說禮亦多此失學者詳之今無取焉

經文多存古字注則多以今字易之如敵漁跋法聯連頌班干於攷考示祗既視政征殺序衰邪莪災錕鮮齋柔臯罪狸埋副刮壹一稟粟蔬暴覆核敏育音省熾美媚烟匱抵難艱馭穀繫敏叩疆強替筮緲風果禩鸞煮嗥呼雷雷磬韶侑有獻吹幽邪虞錄卅兆癰夢擇拜誦稽違原參三凡四十餘字並經用古字鄭則改用今字以通俗今字者漢人常用之字不拘正段也考工記字例與五官又不盡同如殺作網擊作鼓之類又五篇古字如殺攷晦于舉諸文記並從今字疑故書本如是矣宋元刻本未通此例或改經從注或改注從經遂滋岐互非復舊觀

段玉裁漢讀考及阮黃兩記舉正頗多尙有未盡今通校經注  
字例兼采眾本理董畫一或各本並誤則仍之而表明於疏經  
注字體咸依唐石經嘉靖本岳本參互校定注疏中間有隋唐  
以來相沿俗書如總摠取取亂亂之類形聲省別以承習既久  
姑仍其舊唯疏中蒙案間用六書正字以崇古雅此自是鄙書  
私定義例不敢以是盡改古書也至經注傳譌或遠在陸賈以  
前爲段阮諸家及王引之經義述聞所刊正者則不敢專輒改  
定並詳箸其說於疏俾學者擇焉

此經舊義最古者則五經異義所引古周禮說謂古文周禮說  
也或出杜鄭之前次則賈逵馬融干寶三家佚詁亦多存古訓  
無論與鄭異同並爲攷拾近世所傳有唐杜牧攷工記注二卷

義指舛陋多襲宋林希逸考工記解說偽託顯然今並不取至  
於六朝唐人禮議經疏多與此經關涉義既精博甄錄尤詳凡  
錄舊說唐以前皆備舉書名宋元以後迄於近代時代未遠篇  
帙見存則唯著某云以省繁碎大氏宋元明舊說多采之王與  
之訂義陳友仁集說及官纂義疏至 國朝諸儒攷釋則以廣  
東學海堂經解江蘇南菁書院續經解爲淵藪此外如吳廷華  
疑義李光坡述注李鍾倫纂訓方苞集注析疑莊有可集說蔣  
載康心解及林喬蔭三禮陳數求義黃以周禮經通故之類唯  
吳書僅見傳鈔殘帙莊書亦未有梓本餘咸世所通行故疏中  
並唯著姓名不詳篇目也至如許珩注疏獻疑之疏淺莊有可  
指掌之武斷若斯之屬雖覽涉所及亦無譏焉閒有未允則略

爲辨證用釋疑悟宋元諸儒說於周公致大平之迹推論至詳而於周制漢詁或多疏繆今所舉擇百一而已宋元迄今訓釋既多雅擇其義據通深者錄之或一條之中是非錯出則爲芟剝取類以歸純粹凡有繆迂悉不暇論也

天筭之學古疏今密然此經遠出周初鄭詁如圓率則徑一圍三天行則四游升降並據九章考靈曜雖法數疏闊而以古術釋古經致爲塙當今疏惟考工一篇輪蓋周徑校密率於圓觚柯櫛倨句證弧角於西筭餘咸據古志緯史志及唐以前筭經古經爲釋後世新法古所未有不可以釋周經及漢注也如鄒伯奇學計一得以西法推大司徒土圭測景謂非營繼時實測雖據密率然非周漢人所知也

二鄭釋經多徵今制攷之馬班史志衛應官儀率多符合良以舊典隊文畱遺因襲時代匪遙足相比況晉宋而降去古彌遠政法滋更北周李唐建官頒典雖復依放六職而揆之禮經多不相應故此疏於魏晉以後儀制槩不援證惟州國山川宜詳因革故職方輿地備釋今名以昭徵實之學

舉證古書咸揭篇目以示審塙所據或宋元舊槩或近儒精校擇善而從多與俗本不同其文義殊別有關指要者則於疏中特著某本非恆例也佚書則咸詳根氏或兩書同引而互有省改宜兼采者則兩著之用懲凡造兼資覆勘近代佚書輯本甚驟然多舛誤難據若劉逢祿論語述何以何晏論語集解爲何休說佚文乃沿北堂書鈔陳禹謨本之誤陳氏詩疏以儀禮經

傳通解說五門制爲尙書大傳佚文乃沿董豐垣輯本書傳之  
誤並出討數不齊故有茲失昔儒說解援據古籍或尙沿俗本  
及刪改舊文義悞未備者今並檢元書勘正此廼校讐非改竄  
也

周禮正義卷一

瑞安孫詒讓學

天官冢宰第一鄭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大宰總御衆官不使主一官之事也疏天官冢宰第一者陸氏釋文云本或作冢宰上非餘卷放此案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此其舊題也漢志著錄本於劉歆七略是西漢經本皆官別爲篇東漢以後賈馬諸儒爲之傳注每篇析爲二卷至於篇題相承無改鄭君作注揭署亦同故士冠禮賈疏引鄭序云凡著三禮七十二篇蓋合儀禮十七篇禮記四十九篇數之厥後陸音賈釋及唐開成宋嘉祐兩石經錄目並同釋

文所載或本篇別上下而無第一之題蓋傳錄者所改易非周  
經漢注之舊故陸賈諸儒並不從也 鄭目錄者隋書經籍志  
云三禮目錄一卷鄭立撰唐書經籍志同故與經注別行宋以  
後單行本久佚此周禮目錄六篇賈氏於六官篇首具列舊文  
爲之疏義今亦據而釋焉云象天所立之官者六官分象天地  
四時冢宰爲六官之首總建六典故象天也云冢大也者爾雅  
釋詁文尙書周官孔穎達疏引馬融周禮注同賈疏云下注對  
大宰則云冢者大之上此不對大宰故云冢大也云宰者官也  
者說文宀部云宰舉人在屋下執事者引申之凡官吏皆得稱  
宰此經有大宰小宰宰夫內宰里宰春秋卿大夫家臣采邑之  
長亦多稱宰則宰之名通於尊卑矣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



篇說文王受命改制之事云名相官曰宰據此是相官名宰始於周代曲禮云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大宰不與五官同舉鄭注以爲並廢制然孔穎達疏引鄭志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股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股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鄭意股五官亦並太宰爲六卿大宰股時已爲天官總攝六職董子以相官名宰爲周之改制殆未足信太平御覽職官部引仲長統昌言云冢宰堯官也亦不知何據班固白虎通義爵篇云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書疏引馬融云冢大也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公羊僖九年何休注呂氏春秋

季秋紀淮南子時則訓高誘注並訓宰爲治與馬說同釋文引  
干寶周禮注云濟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和曰宰諸家之  
說並偏舉一端不若鄭義之闡通也云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  
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者明冢宰象天取  
兼總六職之義荀子王制篇云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  
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修使爲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宰  
之事也云不言司者大宰總御衆官不使主一官之事也者春  
秋繁露五行之義篇云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大宰  
卽王之相故亦不以職事名也賈疏云此官不言司對司徒司  
馬司寇司空皆云司以其各主一官不兼羣職故言司此天官  
則兼攝羣職故不言司也若然則春官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禮

鬼神非人所主故亦不言司也

周禮疏周禮者全經之大名也漢以前經本並小題在上大題在下故此題在篇第下陸氏毛詩釋文云馬融盧植鄭玄注三體並大題在下是也此經史記封禪書漢書禮樂志及河間獻王傳並稱周官藝文志本於七略則稱周官經斯蓋西漢舊題隋書經籍志云周官蓋周公所建官政之法是也若鄭衆以爲卽尙書用官則賈疏引馬融及鄭序已廢其失矣其日用禮者苟悅漢紀成帝篇云劉歆以用官經六篇爲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禮經置博士釋文敘錄亦云王莽時劉歆爲國師始建立周官經爲周禮案漢書王莽傳歆爲國師在始建國元年而居攝三年九月歆爲羲和與博士諸儒議莽母功顯君服已云發

得周禮以明殷暨又引司服職文亦稱周禮然則歆建周官以爲周禮疑在莽居攝歆爲義和以前陸謂在爲國師以後未得其實通覈諸文蓋歆在漢奏七略時猶仍周官故名至王莽時奏立博士始更其名爲周禮殆無疑義左文十八年傳季文子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勸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又閔元年傳齊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昭二年傳晉韓起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歆蓋以周官故名與尙書滄混而此經爲周公遺典與士禮同爲正經因采左氏之文以爲題署義實尤當東漢之初杜馬諸儒咸傳歆學鄭序謂鄭少贛鄭仲師衛敬仲賈景伯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而馬氏自序則稱周官傳鄭仲師諸子晁氏兩注亦稱周官諸家解詁久佚其

題周禮與否今無可質證若鄭君作注則正題周禮故冢宰注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又冬官目錄云古周禮六篇畢矣其二禮之注援舉此經咸不云周官隋經籍志載漢晉諸家注並題周官禮蓋唐人兼采二名用以著錄非其舊題要周禮之目始於劉歆而定於東漢經師其輟蹟固可尋也又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彼注云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案鄭意蓋以此經爲經禮儀禮爲曲禮曲禮孔疏云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有七處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義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周禮六也漢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

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今案漢藝文志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顏師古注從韋昭說亦以禮經爲周禮又引臣瓚云禮經三百謂冠昏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瓚說最析足正鄭韋之誤蓋周禮乃官政之法儀禮乃禮之正經二經並重不可相對而爲經曲中庸禮儀威儀咸專屬禮經與周禮無涉孝經春秋禮說所云禮經禮義正經者亦無以定其必爲此經鄭韋孔諸儒並以三百大數巧合遂爲皮傅之說殆不足馮荀子正名篇云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楊倞注云爵名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然則秩官之制莫備於周此經建立六典洪纖畢貫精意眇指彌綸天地其爲西周政典焯然無疑故劉歆以爲周公致太平之道鄭申其說定爲周公攝政六年所制具詳

後注至其傳授端緒則賈序廢興引馬融傳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尙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於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道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尙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遂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爲解達解行於

世衆解不行兼攬二家爲備多所遺闕然衆時所解說近得其  
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旣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  
失之矣達以爲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爲十五萬家短  
千里之地甚謬焉此比多吾甚閱之久矣又云至六十爲武  
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尙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  
業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  
傳也案賈所引馬傳蓋卽周禮傳序之佚文其言周官晚出五  
家之儒莫得見者五家蓋謂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  
禮記正義孔序引六藝論所謂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是也馬序  
所述此經隱顯原流最爲綜析且去古未遠當得其實漢書河  
閒獻王傳云獻王所得書皆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



子之屬攷獻王以孝景前二年立立二十六年武帝元光五年  
薨然則獻王之得周官與周官之入祕府不知其孰先孰後要  
與馬序所云武帝時始出之語不相悟也釋文敘錄載或說云  
河閒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  
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隋經籍志云李氏上於河閒獻  
王獻王補成奏之杜佑通典禮篇說同左傳序孔疏亦云漢武  
帝時河閒獻王獻左氏及古文周官此則祕府之本卽獻王所  
奏但馬序絕未之及不知果足馮否至馬序云出山巖屋壁祇  
謂藏藏荒僻與淹中孔壁絕無關涉釋文敘錄引鄭六藝論云  
後得孔氏壁中河閒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  
禮六篇審釋鄭君論意蓋因古禮出於孔壁禮記周禮則得之

河間故兼游二原不分區畛又云周禮六篇者亦由渾舉大數  
冬官闕篇偶未析別鄭君禮學受之馬氏鄭論所說與馬序固  
無戾也而曲禮孔疏乃謂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後漢  
書儒林傳亦謂孔安國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斯  
並誤會鄭恠妄滋異論太平御覽學部引楊泉物理論云魯恭  
王壞孔子舊宅得周官闕無冬官漢武購千金而莫有得者遂  
以考工記備其數楊氏疑亦因六藝論文妄撰此說漢書藝文  
志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書及許君說文敘備舉孔壁所  
得經傳而並無周官足證范蔚宗及楊泉之誤況武帝本不信  
此經購補之事必是虛妄禮器孔疏又謂漢孝文帝時求得周  
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此尤繆悠之說絕

無根據者也惟漢禮樂志載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是時此經未出而得以技竇公之書者考漢藝文志說河間獻王與諸儒采周官諸子作樂記劉向別錄亦載獻王所修樂記其第二十二篇曰竇公是蓋竇公獻書雖當孝文逮獻王得經後用相勘驗始知其原本是則獻之與校本不同時不得據此而疑孝文時已得周官也此經在漢爲古文之學故說文敘稱周官爲古文五經異義亦多稱古周禮說書既晚出西漢之世絕無師說表章之功實賴向歆父子東漢之初博士罷廢袁宏後漢紀載章帝建初八年周官與古文尚書毛詩同置弟子殿後傳授漸盛而今文經師若何休臨碩之徒並發難端競相排斥唐趙匡五經辨惑陸淳春秋

纂例復謂此經爲後人附益宋元諸儒重性馳謬異論淵夥注  
中云漢以前周官傳授原流皆不能詳故爲衆儒所排歿之於  
古凡得六徵逸周書職方篇卽夏官職方職文一也藝文志六  
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  
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二也大戴禮朝事戒典瑞大行人小  
行人司儀四職文三也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四也內則食  
齊視春時以下天官食醫職文春宜羔豚膳膏薺以下庖人職  
文牛夜鳴則廕以下內饗職文五也詩生民傳嘗之曰蒞卜來  
歲之芟以下春官肆師職文六也遠則西周之世王朝之政典  
大史所記及列國之官世守之以食其業官失而師儒傳之七  
十子後學者繁之於六藝其傳習之序明白可據如是而以其

晚出疑之斯不學之過也若夫古之典籍自四術以外不能盡人而誦習之故孟子論井地得祿漢博士作王制皆不見周官不可執是以讓之也古今異宜其有不可通者信古而闕疑可也案汪說最允今檢校周秦先漢諸書毛詩傳及司馬法與此經同者最多其它文制契合經傳者尤衆難以悉數然則其爲先秦古經周公致太平之法自無疑義而俗儒不悟猶復妄有詰難皆鄉壁虛造不經之論等請自郤蓋無譏焉

鄭氏注

**疏**

范氏後漢書云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造太

學受業師事京兆弟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麻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公車徵爲大司農以病自乞

還家建安五年卒凡立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  
 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麻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  
 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雜凡百餘萬言案  
 本傳載鄭諸經注儀禮當作周禮其云禮記則通禮經及小戴  
 記言之今本乃俗儒肌改非其舊也王鴻唐會要司馬貞孝經  
 鄭注議引鄭自序云遭黨錮之事述難注禮則鄭注三禮並在  
 遭黨錮時賈序廢興引鄭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  
 鄭少藉及子大司農仲師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  
 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立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  
 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  
 合符復折斯可謂難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

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拈歛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於典籍猶謚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於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案此鄭周禮序佚文詩鄭譜序孔疏所云鄭於三禮論語爲之作序是也舊蓋附三禮目錄今亦並佚賈氏所引亦非全文又與賈辨證語淆混莫辨今稍覈文例審定錄之據禮序所述則鄭本從張恭祖受此經而所見解說則有二鄭衛賈馬五家之學蓋此經自劉歆立博士至東漢初而其學大興漢藝文志有周官傳四篇不著撰人疑卽歆所傳也歆傳杜子春子春傳鄭興賈逵而興傳其子衆衆又自學於子春故釋文敘錄

云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等多往師之後漢書賈逵傳又云父徽從劉歆兼習周官逵於章帝建初元年詔令作周官解詁是對歆別授賈徽徽子逵又傳徽之學然則逵雖受業杜君亦自受其父學與鄭仲師同也鄭君此經之學雖受之張氏然鄭序不與二鄭衛賈馬諸君並舉蓋唯有傳授無訓釋之書而後漢書董鈞傳又云鄭衆傳周官經馬融作傳授鄭玄則鄭又別傳馬氏之學羣書援引馬傳佚文與鄭義往往符合而今注內絕無揭著馬說者蓋漢人最重家法凡稱述師說不嫌蹈襲故不復別白也鄭所述舊說惟杜子春鄭少贛仲師三家最多自序所謂二鄭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今讀而辨之者也至賈景伯說見於注者止釋人一事



或以買馬說解其時盛行故不備述杜鄭之義不顯傳於世故  
甄采較詳與又西漢傳注皆與經別行詩國風周南孔疏引馬  
融周禮注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此蓋亦馬序佚文據  
其所說則馬氏解詁始以注附經鄭君作注實沿馬例本傳載  
鄭又著答臨孝存周禮難買序廢興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  
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何休亦以爲六  
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立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  
迹故能答林頌之難義得旁通今案臨林字通後漢書孔融傳  
三國志魏志裴松之注引續漢書並云北海臨孝存孝存即頌  
字也頌與鄭爲同里後進而所學殊異乃妄奮論難排竿古經  
鄭隨事規駁持論尤正其書久佚今惟女巫巫及夏官敘官買疏

詩衛風伯兮大雅棫樸禮記王制孔疏引其佚文各一事餘並不傳莫詳其說馬鄭之後訓釋周禮者釋文敘錄所載有王肅注十二卷干寶注十三卷隋志又有伊說注十二卷崔靈恩集注二十卷今亦並佚馬傳干注羣書閒有徵引孤文碎義無關惟要惟鄭注博綜衆家孤行百代周典漢詁斯其淵極矣

惟王建國建立也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管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疏惟王建國者此以下天官一篇之序目也釋文引干寶云天子之號三代所稱說文口部云國邦也案大宰注云大曰邦小

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因此建國卽建邦之所居謂營都也周公  
制官政之法在營維之後故五篇之敘並以建國發端 注云  
建立也者大宗伯臚人注同說文及部云建立朝律也引申之  
凡立皆爲建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者此鄭依  
劉歆說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道也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  
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  
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鄭意作六典之職卽制禮之一端也明  
堂位孔疏云周公制禮攝政孔鄭不同孔以武王崩成王年十  
三至明年攝政管叔等流言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  
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時成王年十四卽位攝政之  
元年周公東征管蔡後二年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

罪人斯得除往年時成王年十六攝政之二年也故詩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攝政七年營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時成王年二十故孔注洛誥以時成王年二十是也鄭則以爲武王崩成王年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月喪畢成王時卽位稱己小求攝周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辟居東都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既喪謂喪服除辟謂辟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屬黨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謂周公屬黨也時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大熟有雷風之異故鄭注金縢云秋大熟謂二年之後明年秋迎周公而反反則居攝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書傳所謂一年

救亂明年誅武庚管蔡等書傳所謂二年克殷明年自奄而還  
書傳所謂三年踐奄四年封康叔書傳所謂四年建侯衛時成  
王年十八也故康誥云孟侯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明  
年營洛邑故書傳云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  
成王年二十一明年乃即政時年二十二也案詩豳譜孔疏引  
王肅金縢注云武王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  
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  
入四年至六年而成即書傳所本鄭說本於伏傳然伏傳  
所云一年救亂即指武王崩之次年六年制禮作樂即救亂後  
六年鄭君則謂武王崩三年喪畢周公辟居東都二年至第三  
年成王迎周公反而居攝是爲周公居攝元年至六年而制禮

作樂則六年爲武王崩後之十年說與伏傳又異攷史記周本紀及魯世家並不云周公辟居東都反而後居隔金墉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卽大傳所云二年克殷罪人自指武庚管蔡而言鄭以居東二年在居攝之前說殊未安竊謂周公攝政之年當以伏傳爲正鄭王之說並失之矣云營邑於土中者釋經建國卽指營雒之事也說文邑部云邑國也營邑與建國義同賈疏云卽召誥云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是也立國必居地中者案尙書康誥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鄭注云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爲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據鄭此言則文武所居爲非地中政教不均故居地中也案桓二年左氏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

鼎於洛邑則居洛本是武王之意至成王周公時恐天下爲疑更與諸侯謀定之也云七年致政成王者亦明堂位文鄭彼注云致政以王事歸授之王賈疏云必七年者洛誥云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鄭注以文武受命七年而崩周公不敢過其數也云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者釋文云雒水名也本作洛後漢都洛陽改爲雒案雒邑之雒不當作洛雒非後漢所改詳職方氏疏賈疏云此鄭解周公制禮必兼言建國於洛邑之意案尚書洛誥云周公曰孺子來相宅亂爲四方新辟是使居洛邑也下云惠篤敘無有遘自疾是授以此禮使行之也案賈說洛誥蓋槩括鄭書注義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孔疏引鄭書注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孔申其義云周公制禮

樂既成不使成王卽用周禮仍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據鄭義洛誥是周公攝政七年所作而尙稱殷禮則周公作周禮雖在六年其班行則在致政時故明堂位孔疏亦謂成王卽位乃用周禮是也雒邑卽王城伏傳云營成周者下都也洛誥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乃卜澗水東澠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澠水東亦惟洛食詩王誥孔疏引鄭書注云澠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御覽州郡部引帝王世紀云周后稷始封邰及公劉徙邑於豳至太王避狄徙邑於岐山之陽南有周原故始改號曰周王季徙程暨文王受命徙都於鄆武王自鄆居鎬諸侯宗之是爲



宗周及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周公相成王以鄠鎬偏處  
西方職貢不均乃使邵公卜居洛水之陽以卽土中於是遂築  
新邑營定九鼎以爲王之東都洛邑是爲王城名曰西周故公  
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地理志王城本郊  
鄠之地是以或謂之郊鄠故春秋傳曰成王定鼎於郊鄠河南  
是也成王既卜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還鄠鎬故書序曰成  
王既黜殷命還歸在鄠至懿王徙犬丘平王卽位徙居洛邑及  
敬王避子朝之亂東居成周至赧王又徙居西周而失位案皇  
甫謚所述最爲詳析蓋周公營王城將使成王遷都之然成王  
不果遷仍居鎬京至平王東遷乃居之其成周本營以遷殷民  
至敬王始從王城遷成周遂爲王都至赧王復徙都王城而亡

王城於職方氏九州在豫州之域在今河南洛陽縣城內西偏  
成周在縣城東二十里引司徒職文者證建國卽營雒也並詳  
本職賈疏云鄭引此者破賈馬之徒建國爲諸侯國論讓案考  
工記匠人建國注云立王國若邦國者是建國本含兩義鄭以  
下文云辨方正位故以此建國爲營雒不從賈馬說也辨方正  
位辨別也鄭司農云別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屬  
立謂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  
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  
別四方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雒卜宅厥既得卜則  
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於雒汭越五日甲寅位  
成正位謂此定宮廟疏辨方正位者釋文云辨本亦作辯盧文

昭云說文辨別也辯治也後來多通用詒讓案辨正字辨借字  
魏徵羣書治要引亦作辯文選張衡東京賦云辯方位而正則  
正本此經呂氏春秋慎勢篇云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  
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云齊  
景公新成柏寢之臺師開曰室夕公召大匠曰室何爲夕大匠  
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  
以城矩爲之然則辨方正位者所以定城矩與宮矩使無朝夕  
也互詳大司徒匠人疏 注云辨別也者小爾雅廣言文賈師  
大司馬注並同鄭司農云別四方者後漢書鄭興傳云興子衆  
字仲師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案仲師作周禮解詁見鄭  
敘與鄭大夫興爲二鄭敘所謂同宗之大儒故稱官以致敬司

農亦釋辨爲別與後鄭說同太平御覽皇親部引干寶注云辨方謂別東西南北之名以表陰陽也干亦從二鄭義云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屬者先鄭以正位爲正朝位御覽引干注云正位謂若君南面當陽臣北面卽陰居后北宮以體太陰居太子於東宮以位少陽之類說亦與先鄭同後鄭不從賈疏云案易緯乾鑿度云不易者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司農據而言焉云立謂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視以景爲規議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者此後鄭讚辨先鄭義故稱名以別之先鄭釋辨方爲別四方而不詳其法後鄭引匠人文增成其義並詳本職視本職作既此引作視者既視古今字經

例用古字注例用今字也詳大宰疏引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雒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者雒爲孔本作洛非下並同案此卽周公居攝五年營雒邑之事也召誥上文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爲孔傳云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于洛邑惟卜所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云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於雒泃越五日甲寅位成者於書作于此經例用古字作于注例用今字作於此注引書與上文于於錯出疑鄭本通作於也詳釐人疏僞孔傳云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

所治之位皆成孔疏引鄭書注云泗隈曲中也云正位謂此定  
宮廟者明此正位與召誥攻位位成義同破先鄭正君臣朝位  
之說匠人營國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卽宮廟之位也書盤庚下  
篇云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孔疏引鄭書注云正宗廟  
朝廷之位又周書作雒篇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乃位五宮  
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是證營雒卽正宮廟之位也體國經  
野體猶分也經謂爲之里數鄭司農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緯  
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屬是也  
**疏**體國經野者方位既定次乃分國野疆域使內外別異也  
注云體猶分也者墨子經上篇云體分於兼也案此據引申之  
義也說文骨部云體總十二屬也本無分義以總爲一體分爲

衆體展轉引申亦得謂爲分故云猶分也凡杜鄭訓義之言猶者並本訓不同而引申假借以通其義釋文引干注云體形體義本遂人蓋分邦國之形體謂之體國猶制四方之形體謂之形方干義與此注亦相成也羣書治要注云體猶分邦畿之度亦與鄭義略同云經謂爲之里數者遂人云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鄭彼注云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又遂師云經牧其田野注云經牧制田界與井也此經野亦謂制其里數爲之疆界若方里爲井是也羣書治要注云經野疆理其井廬也說亦略同鄭司農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者據匠人營國文彼營國廟社朝市等皆分別營之卽此所謂體國故引以爲證並詳本職疏云野則九夫爲井

四井爲邑之屬是也者據小司徒文此卽經野爲之里數之事  
故引以爲證亦詳本職疏賈疏云案載師職云家邑任稍地小  
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是畿內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爲溝洫法  
無此方里爲井之事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乃有方里爲井  
之屬但郊外曰野大總言耳散文國外則曰野故鄉大夫職云  
國中七尺野自六尺是城外則經中野對國言之謂國外則曰  
野但鄭據小司徒成文而言案此野爲國城外至五百里盡之  
通稱經野實兼溝洫井田二法言之先鄭偏舉一端以見義耳  
又鄉遂以外四等公邑亦當制井田鄭賈謂公邑無井田非也  
詳小司徒匠人疏設官分職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  
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事舉

**疏**

設官分職者國野旣分又廣



設百官府以爲治也 注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  
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事舉者職國策秦策高誘注云設置也  
說文言部云設施陳也自部云官吏事君也爾雅釋詁云職主  
也官通公卿大夫士謂治事之人職通三百六十職謂所主之  
事大宰八則之官職是也以爲民極極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  
其中不失其所疏注云極中也者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引洪  
範五行傳文桌氏注同說文木部云極棟也棟在室之正中故  
引申之中並謂之極云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者賈  
疏云案尚書洪範云皇建其有極惟時厥庶民於汝極謂皇建  
其有中之道庶民於之取中於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所也論  
讓案極訓中猶言中正漢書兒寬傳天子建中和之極顏師古

注云極正也引周禮此文顏訓與鄭義亦相成也乃立天官冢  
 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掌主也邦治王所以治  
 邦國也佐猶助也鄭司農云邦治謂惣六官之職也故大宰職  
 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六官皆惣屬於冢宰故論語  
 曰君薨百官惣己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  
 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疏乃立天官冢宰者賈疏云據下注而  
 言則此言冢宰者據掌立六職者據當職則稱大宰也云使帥  
 其屬而掌邦治者說文自部云帥佩巾也辵部云達先道也凡  
 經達領字通段帥為之屬者說文尾部云屬連也釋名釋親屬  
 云屬積也恩相連續也此經官屬亦謂同官尊卑以職事相連  
 屬六官並以正長帥領其屬官大宰為天官之正天官全職咸

屬焉自小宰至胥徒又爲筭官之屬大宰並帥領之也賈疏云  
案小宰六屬而言則此屬唯指六十官之屬也掌邦治者掌主  
也言主治則兼六官以其五官雖有教禮政刑事不同皆是治  
法也云以佐王均邦國者詩小雅節南山云秉國之均毛傳云  
均平也賈疏云以大宰掌均節財用故也周禮以邦國連言者  
據諸侯也單言邦單言國者多據王國也然不言均王國而言  
均邦國者王之冢宰若言王國悉不兼諸侯今言邦國則舉外  
可以包內也 注云掌主也者小爾雅廣言文云邦治王所以  
治邦國也者卽本職云佐王治邦國是也云佐猶助也者肆師  
注義同說文無佐字左部云左手相左助也佐卽左之俗左本  
訓手相助引申之凡助並謂之左廣雅釋詁云佐助也鄭司農

云邦治謂摠六官之職也者摠俗摠字冢宰雖專掌治職而摠  
攝六官凡教禮政刑事五職無所不統也云故大宰職曰掌建  
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以司徒敘官掌邦教等五官各掌  
一典惟大宰總建六典明卽摠六官之職故引以爲證云六官  
皆摠屬於冢宰故論語曰君薨百官摠己以聽於冢宰言冢宰  
於百官無所不主者明大宰雖帥本屬六千官實則統屬六官  
也君薨百官摠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論語憲問篇文何晏集解  
引孔安國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引之者亦證六官總屬大  
宰之事白虎通義爵篇云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爲冢宰  
職在體國之用是以由之也班說偏隘非論語義引爾雅曰冢  
大也者釋詁文書彙典孔疏引舍人注云冢封之大也云冢宰

大宰也者此云冢宰本職作大宰一官二名故引爾雅而釋之  
鄭目錄及白虎通義書疏引馬融周禮注並訓冢爲大詳前疏  
又釋文引鄭云宰主也案鄭全經六篇注無宰主之訓陸氏蓋  
以注有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之文而推其義治官之屬大宰  
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  
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惣焉  
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旅衆也下  
士治衆事者自大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王臣也王之卿六  
命其大夫四命士以三命而下爲差疏治官之屬者自小宰至  
夏采並屬於大宰卽大宰入法之官屬也云大宰卿一人者此  
以下敘治官之目敘之通例皆先揭官名次陳爵等次紀員數

大宰爲治官之正卿其爵也說文卯部云卿章也六卿天官冢  
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卽據此  
經白虎通義傳篇云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如天子之大  
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班氏以王度記說與經不合故  
兩存之臧琳謂白虎通封公侯篇引別名記司馬爲天官故謂  
冢宰非六卿之長其爵但爲大夫此蓋夏殷之制與周禮不合  
案臧說近是左定四年傳說成王時周公爲大宰又書顧命成  
王召六卿僞孔傳說大保召公爲冢宰詩小雅十月之交云冢  
伯維宰漢書古今人表作大宰冢伯鄭詩箋亦以爲冢宰又春  
秋桓四年經有宰渠伯糾左傳僖五年有宰尉公亦曰宰孔文  
二年有大宰王子虎國語周語有大宰忌父並卽大宰卿也云

小宰中大夫二人者治官之貳也自此以下至旅下士於大宰並爲當官之屬爵位以等遞降而員數則以次倍增六官之屬皆如此賈疏云小宰與大宰同名大小爲異故鄭注禮記王制引此六卿下中大夫十二人爲十二小卿云宰夫下大夫四人者治官之攷也賈疏云宰夫是大宰之考謂若地官之考爲鄉師春官之考爲肆師夏官之考爲軍司馬秋官之考爲士師冬官之考爲匠師以其掌事不與大官同故異大官也宰者調和之名夫者治也以其治此一官所主事也胡匡衷云宰夫四人而雜記禮禮云宰夫五人舉以東者宰夫下尙有上中下士也論語案大宰小宰宰夫或單稱宰詳宰夫疏此經王官之爵凡七等曰公曰卿曰中大夫曰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而

無上大夫沈彤云止大夫卽孤卿也大戴禮記盛德篇云三少皆上大夫也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天子亦然案沈說是也士相見禮云上大夫相見以羔注云上大夫卿也孤卽六卿之中執政者之補蓋無專職亦無員數而爵等則與卿同故五官之敘不見詳掌次疏其命數則中下大夫亦同國語周語襄王曰外官不過九品者疑卽據七等之爵而益以孤與庶子韋昭注以爲九卿未埒又左桓三年傳說侯國有上卿下卿上大夫又成三年傳云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卿有上中下大夫有上下而無中並與此異然成二年傳載晉三帥同三命與典命公之卿三命文台上大夫亦與此經



中大夫相當然則彼制與此經異而實同也凡諸官中大夫書  
牧誓立政謂之亞旅僞孔傳云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  
左傳文十五年杜注云亞旅上大夫也又成二年傳魯賜晉三  
師三命之服亞旅皆一命之服亦次於卿也下大夫又謂之嬖  
大夫左昭元年傳鄭子產數子南日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  
弗下之又國語吳語嬖大夫提鼓卽大司馬旅帥下大夫執鼙  
是也云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者凡諸官上士王制謂之元  
士又謂之適士中下士又謂之官師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  
廟注云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吳語官師擢鐸亦卽大司  
馬兩司馬中士執鐸是也杜預春秋釋例以官師爲上士中士  
恐非上士或又謂之列士詳後疏凡大宰所屬上士以下亦繫

宰爲稱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傳云宰士也是也云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者唐石經三十作卅全經六篇並同今從宋本賈疏云凡官尊者少卑者多以其卑者宜勞尊者宜逸是以下士稱旅以其理衆事故特言旅也詒讓案大宰下士又謂之宰旅凡諸官下士或謂之庶士並詳後疏注云變豕言大進退異名也者以上云佐王均邦國則稱豕宰此敘官及本職又變文稱大宰五官咸無比例故特釋之云百官摠焉則謂之豕者荀子王制篇楊注云總領也豕宰雖爲天官卿實總領六官之事卽上注云六官皆總屬於豕宰是進異名也云列職於王則稱大者賈疏云不總百官與五卿並列各自治六十官則退異名也若然總百官則稱豕者以其天官象天

覆萬物案經大宰職曰凡邦之小治冢宰聽之是專國小治而稱冢也司書職曰掌六典八法入則之貳以詔王及冢宰是貳王事總衆職而稱冢也又宰夫職曰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是總衆官誅賞而稱冢也又司會職曰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是總四國之治而稱冢也若主當官不兼他職則言大者謂若下文大喪贊贈玉含玉賓客贊玉几玉爵祀五帝則滌卜如此之類與諸官並有事則稱大也案賈說是也宰夫以官刑詔冢宰則稱冢宰而從大宰眠滌濯則稱大宰一職之中二文殊別其義尤顯較矣又冢宰在王朝爲大宰之尊稱而侯國亦以此稱上卿故聘禮注云侯國謂司徒爲宰而左昭元年傳趙文子亦稱鄭子

皮曰豕宰則猶言豕卿爾云豕大之上也者謂豕既訓大又有高而在上之義爲大中之最上也云山頂曰冢者爾雅釋山云山頂冢釋名釋山云山頂曰冢冢腫也言腫起也此釋冢爲大之上之義云旅衆也者爾雅釋詁文掌次及司士注並同云下士治衆事者宰夫八職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注云旅辟下士也又左襄二十六年傳晉韓宣子聘於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杜預注云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可與此互證又燕禮大射儀士之外別有士旅食卽下府史及不命之士與此旅下士異云自大宰至旅下上轉相副貳皆王臣也者莊存與云大宰爲正小宰爲貳宰夫爲攷庶士爲股庶人爲輔賈疏云大卿一人小卿則二人已下

皆去上一倍者是轉相副貳也言王臣者自士以上得王簡策  
命之則爲王臣也對下經府史胥徒不得王命官長自辟除者  
非王臣也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者賈疏云典命文大夫  
無中下之別案序官則有中下大夫則四命大夫自分爲中下  
似若侯伯同七命子男同五命爵則有高下不同也云士以三  
命而下爲差者大宗伯注云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  
命是其差也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府治藏史掌書者凡府史皆  
其官長所自辟除疏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者此以下陳大宰當  
官之屬庶人給事者之員數也此亦並屬宰夫故燕禮云宰夫  
有司薦注云宰夫之吏也卽此又左哀三年傳云命宰人出禮  
書杜注云宰人冢宰之屬國語魯語韋注云宰人吏人也蓋亦

卽通大宰之屬吏言之凡府史以下亦謂之庶士祭法庶士庶人無廟注云庶士府史之屬國語魯語云列士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韋注以列士爲上士庶士爲下士與鄭說不同詩周南葛覃孔疏援鄭韋未知就是也 注云府治藏者者釋文出府藏二字疑陸本作府治府藏案宰夫八職云五日府掌官契以治藏則陸本非是諺文广部云府文書藏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府文書財物藏也是凡財物所藏並謂之府因之凡治藏之吏亦通謂之府也又府與庫亦通稱檀弓說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注云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管鍵也庫物所藏管庫與治藏義略同故鄭亦以府史爲釋也云史掌書者宰夫八職云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

說文史部云史記事者也是史本記事之官因之凡掌治文書之吏亦通謂之史也云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者明府史即庶人在官者不命於王也官長謂當官之長地官敘官注云自胥師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也又士冠禮注云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然則辟除府史皆當官之長主之故持牲饋食禮注於士私臣亦云白已所辟除者是職長或爲士亦得自辟除屬吏矣王制注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孔疏云官長謂冢宰爲天官之長司徒爲地官之長或若大府爲府藏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是也其說最析賈疏乃云官長謂一官之長若治官六十其下府史皆大宰辟召是謂非六官正長不得辟除

府史失鄭惜矣又府史班秩在胥徒之上大宰施法於官府所  
謂置其輔也蓋選擇民之有才藝者充之與胥徒給役者不同  
故官長以禮辟除明不以役法徵發之也凡辟除者謂辟召除  
署漢書景帝紀云初除之官顏注引如淳云凡言除者除故官  
就新官也王制疏云謂所命之官除去其舊名籍賈疏則釋除  
爲除其課役而使之案此府史大司徒十二職事謂之服事鄉  
大夫職云國中服公事者皆舍則府史宜有除課役然非此注  
辟除之義也又案府史與胥徒皆無爵同爲庶人在官者析言  
之則府史尊於胥徒亦得與不命之士同稱士故燕禮大射儀  
謂之士旅食矣賈疏又云周禮大例皆府少而史多而府又在  
史上唯有御史百有二十人特多而在府上鄭云以其掌贊書



數多也又有府兼有史以其當職事繁故也或空有史而無府者以其當職事少得史卽足故也至於角人羽人等直有府無史以其當職文書少而有稅物須藏之故直有府也膳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周禮之內唯有天府一官特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王引之云天官掌次府四人史二人春官鬱人府二人史一人司尊彝府四人史二人司几筵府二人史一人司服府二人史一人琴師府四人史二人典庸器府四人史二人皆府多於史而賈曰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則其餘皆否若如今本掌次等官府皆府多於史賈氏不應獨舉天府一官竊疑掌次等官府四人史二人府二人史一人數皆上下互譌庶石經已如是胥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胥讀如謂謂其有才知  
爲什長疏徒百有二十人者說文是部云徒步行也凡徒亦步  
行給役者故以爲名唐石經二十作廿全經六篇並同今從宋  
本注云此給徭役者者徭明閩刻注疏本作徭案徭卽說文  
人部信字之隸變地官敘官大司徒小司徒鄉師載師注並段  
經爲之此作徭者徭之俗也鄭以胥徒卑於府史非官長所辟  
除乃平民來應徵調供公家徭役者鄉大夫云國中自七尺以  
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鄭司農云征之者給  
公上事也王制孔疏引鄭駁五經異義云周禮所謂皆征之者  
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是胥徒國野之人來給  
役者也賈疏云案下宰夫八職云七日胥掌官敘以治敘入曰

徒掌官令以徵令鄭云治敘次序官中如今侍曹伍伯傅吏朝也徵令趨走給召呼案禮記王制云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足以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祿其官並亞士故號庶人在官者也詒讓案府史胥徒並有稟食而無祿王制云祿者卽稟食故府史及不命之士燕禮大射儀通謂之士旅食注云旅衆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其胥徒雖亦爲庶人在官而不得爲士以其爲受役之民也稟食詳官正疏云若今衛士矣者舉漢法以況周也鄭駁異義亦謂胥徒如漢正衛與此注義同衛宏漢舊儀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而以爲衛士一歲爲材官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庶民漢書貢禹傳云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大半寬縣役是漢衛士亦

民來給徭役者但漢衛士一歲而更周官胥徒給役更上之制無可攷耳云胥讀如誦謂其有才智爲什長者段玉裁校改讀如爲讀爲云說文言部曰誦知也凡易其本字曰讀爲凡言爲者皆主謂變化此讀爲各本作讀如誤也大行人注胥讀爲誦象誦訓象之有才知者也可據以正此矣小雅君子樂胥箋胥有才知之名也不言讀爲誦者省文賈疏云胥有才知爲什長徒給使役故一胥十徒也案周官之內稱胥者多謂若大胥小胥胥師之類雖不爲什長皆是有才知之稱彼不讀從誦從此讀可知唯有追胥胥是伺搏盜賊非有才知也易歸妹六二以須注云須才智之稱天文有須女屈原之姊名女須彼須字與此異者蓋古有此二字通用俱得爲有才智也周禮上下文有

胥必有徒胥爲什長故也。膳人之類空有徒無胥者得徒則足。不假長帥故也。食醫之類胥徒並無者以其專官行事不假胥徒也。詒讓案以上府史胥徒四者皆無爵所謂庶人在官者也。其四者之外在官庶人見於五官者別有賈有工有奄又天官之鬲人內豎地官之胥師賈師司蔬司稽胥肆長鄰長春官之醫隊眡瞭隸師舞者神士夏官之虎士狂夫馬醫圉師圉人秋官之罪隸楛隸閭隸夷隸貉隸皆是以上諸吏徒自奄鬲五隸爲刑虜外或官長辟除或民共徭役要皆府史胥徒之倫比矣。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正長也。宮正主宮中官之長。疏宮正者說文宮部云宮室也。此與宮伯並掌王宮政令宿衛之官大宰職兼宮府故二

官屬焉釋文云此以下鄭總列六十職序干注則各於其職前列之臧琳云康成於每官前總列六十職序當是古本如此干氏於各職前列之蓋亦如詩三百篇序別爲卷毛公冠於每篇之前書百篇序馬鄭王爲一卷僞孔移於每篇首皆變亂舊章非其本真也云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者賈疏云宮正上士二人爲官首中士四人爲之佐下士八人理衆事府二人主藏文書也史四人主作文書胥四人爲什長徒四十人給徭役諸官皆放此周禮之內宗伯之類諸言伯者伯長也以尊長爲名縣師之類言師者皆取可師法也諸稱人者若輪人車人脂人繕人之類卽冬官鄭云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言氏者有二種謂若桃氏爲劍槩

爲削之類鄭注冬官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若馮相氏保章氏師氏保氏之類鄭注引春秋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是也諸稱司若司裘司市之類言司者皆是專任其事事由於己故以司言之也諸典婦功典絲典臬之類言典者出入由己課彼作人故謂之爲典也諸稱職者謂若職幣職內職歲財不久停職之而已凡云掌者有三義一者他官供物已則斲掌之而已若幕人供帷幕幄帟掌次張之也二則掌徵斂之官若掌皮掌染草之類是也三者掌非己所爲則掌節掌固掌廛本非己造廢壞修之而已也自外不稱典司職掌者皆逐事立名以義銓之可曉也凡六官序官之法其義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謂若宮正宮伯同主宮中事膳夫庖人外內饗同主造食如此之類皆是類聚

羣分故連類序之二則凡次序六十官不以官之尊卑爲先後皆以緩急爲次第故此宮正之等士官爲前內宰等大夫官爲後也曲禮孔疏引干注云凡言司者總其領也凡言師者訓其徒也凡言職者主其業也凡言衡者平其政也凡言掌者主其事也凡言氏者世其官也凡言人者終其身也不氏不人權其材也通權其材者旣云不世又不終身隨其材而權暫用也案賈釋官名之義略本考工記總敘注說干氏說亦略同然以諸職攷之似皆隨事立名本無定例如同一鄉遂官也而州比鄰鄰稱長黨縣稱正族鄙稱師閭稱胥里稱宰尊卑不嫌同名又遂人爲六遂之長旣非以事名官亦未必終身任職則鄭干之說皆不可通矣況全經之中如內饗本職稱饗人甸師大祝職



稱甸人大僕射人職稱僕人大馭等五馭校人職稱僕夫與本職亦不必同至儀禮禮記左傳國語官名與此經復多岐互如宗伯或稱宗人鍾師或稱鍾人司關或稱關人鄉大夫或稱鄉正遂人或稱隧正庖人或稱庖正墓大夫或稱司墓宮人或稱司宮甸師或稱甸師氏大史或稱大史氏若此類甚多是官名可以互稱尤可證其本無定例又諸官稱氏者亦不必皆世官詳春官敘官疏莊存與云宮正宮伯佐小宰治宮中之令上士二人職在王宮常日得休沐相代下二職同 注云正長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宮正主宮中官之長者賈疏云此宮正並下宮伯雖俱訓爲長其義則異若宮正則主任三宮卿大夫士之身爲宮中官之長故其職云以時比宮中之官府宮伯所掌者亦

掌之故言正長也宮伯云長者直主宮中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子行其秩敘授其舍次之事亦得爲長故云伯長也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伯長也疏注云伯長也者爾雅釋詁文春官敘官注同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膳夫食官之長也鄭司農以詩說之曰仲允膳夫疏膳夫上士二人者以下至享人五官並掌膳食之官王之服御以膳食爲重故次宮衛諸官之後膳夫燕禮謂之膳宰注云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是也胡匡衷云膳宰亦通稱宰夫如左傳稱膳宰屠蒯而檀弓云賁也宰夫也左傳稱宰夫膾熊蹯不熟而公羊傳

云膳宰熊蹯不熟是其確證膳夫亦稱爲膳宰玉藻云皆造於膳宰國語云膳宰不致儻是也左傳所云宰夫將解鼈宰夫和之之類皆指謂膳宰韋昭注國語云膳宰掌賓客之牢禮以宰夫職釋膳宰皆由後世膳宰通稱宰夫不能辨別遂誤合爲一案胡說是也膳夫大戴禮記保傅篇又謂之大宰亦與冢宰異互詳本職疏云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者燕禮記云羞卿者小膳宰也注云膳宰之位也案小膳宰卽此中士以下是也云胥十有二人者大射儀云宰胥薦脯醢注云宰胥宰官之吏也卽此膳夫之胥也 注云膳之言善也者以聲類爲訓也凡鄭云之言者並取聲義相貫說文肉部云膳具食也从肉善聲鄭燕禮注亦云君物曰膳膳之言善也云今時美物曰珍膳者據漢時

語爲說續漢書百官志云少府卿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是也云膳夫食官之長也者小宰六屬云大事則從其長注云若庖人內外饗與膳夫共王之食是膳夫卽庖人內外饗亨人諸食官之長也云鄭司農以詩說之曰仲允膳夫者小雅十月之交篇文鄭彼箋云仲允字膳夫上士也當王之飲食膳羞先鄭引彼以證仲允所爲卽此膳夫也左莊十九年傳又有膳夫石速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庖之言苞也襄肉曰苞苴賈主市買知物賈疏庖人中士四人者左哀元年傳有庖正杜注云掌膳羞之官案庖正蓋庖人之長卽此中士是也注云庖之言苞也者亦以聲類爲訓

也說文广部云庖廚也字亦作胞祭統云胞者肉吏之賤者也  
庖苞胞聲類並同呂覽本味篇又作焯人高注云焯猶庖也案  
庖焯亦音近假借字云裹肉曰苞苴者裹嘉靖本誤作任今據  
宋紹興董氏本婺州唐氏本建陽本正曲禮注云苞苴裹魚肉  
者也或以苴或以茅又少儀注云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  
也莊子列禦寇篇釋文引司馬彪云苞苴有苞裹也云賈主市  
買知物賈者爾雅釋言云賈市也聘禮賈人西面坐啓楨取圭  
注云賈人在官知物賈者也國語晉語韋注云周禮府藏皆有  
賈人以知物賈案知物賈謂知賈道之貴賤其字今別爲價古  
通以賈爲之此賈亦庶人在官者凡諸官有市買之事者並有  
賈列府史下胥徒之上此及大府玉府藏幣典婦功典絲枲府

馬質羊人巫馬犬人十一職是也賈疏云下文九職鄭注行曰  
商處曰賈賈乃在市而處者故知物賈此特有賈人者庖人牲  
當市之故也

內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饗制  
亨煎和之稱內饗所主在內疏內饗者本職亦稱饗人蓋通官  
長及徒屬言之左襄二十八年傳亦云饗人竊更之以鴛云府  
二人史四人者公食大夫禮云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  
面加七于鼎注云旅人雍人之屬旅食者也案雍人卽饗人旅  
人卽此官府史之屬少牢饋食禮有雍人雍正雍府蓋大夫家  
臣亦有主饗之官雍正爲長雍府卽其府也注云饗制亨煎  
和之稱者據本職文說文食部云饗孰食也饗卽饗之隸變凡

孰食必有割亨煎和故謂之饗字亦省作饗隸變作雍國語周語云佐離者嘗焉韋注云離亨煎之官也賈疏云饗和也熟食曰饗熟食須調和故號曰饗案賈說亦通云內饗所主在內者賈疏云以其掌王及后世子及宗廟皆是在內之事案內饗官寺所在鄭賈並無說攷少牢特牲饋食禮雍爨並在廟門外則此官所居疑亦當在王宮內路門外與廟寢並相邇也

外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外饗

所主在外疏注云外饗所主在外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外祭

祀及邦饗孤子耆老割亨皆是在外之事故云所掌在外也案外饗官寺所在鄭賈亦無說攷此官掌外祭祀兼有社稷大社在治朝之右則此官疑亦當在廡門內外其有事於四郊正兆

王社明堂大學等則各隨其地而掌事焉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主爲外內饗  
爓肉者疏注云主爲外內饗爓肉者者內饗注云亨爓也據本  
職云職外內饗之異亨以饗人雖外內事殊而亨爓之事則同  
故總設一官不分內外也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郊外曰甸  
師猶長也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疏甸師者以下至膳人皆掌  
共野物之官本職云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故次於此  
此官與饗人亨人等職事相通故公食大夫禮云甸人陳鼎七  
注云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是諸侯禮甸師兼亨人也云徒  
三百人者賈疏云特多者天子藉田千畝藉此三百人耕耨故



多也 注云郊外曰甸者謂卽大宰邦甸之地在四郊之外者也本職注云甸在遠郊之外通典凶禮引盧植禮記注說甸人云郊外曰甸去天子城二百里內也與鄭說同爾雅釋地云郊外謂之牧陸釋文云李本牧作田案田甸字通素問六節藏義論王冰注引爾雅作郊外爲甸甸外爲牧雖與李巡本不同而田正作甸盧郊疑兼本彼文頁疏云案載師云任近郊遠郊之地次卽云公邑之田任甸地甸地卽在百里遠郊外天子藉田又在南方甸地故稱此官爲甸師也然此官主地事不在地官者以其供野之薦又給薪蒸以供亨飪故在此次亨人也詒讓案甸師主田野之物非取郊外距國二百里之甸地以爲名也大祝職及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士喪禮文王世子喪大記

左成十年傳國語周語並謂之甸人土喪注云甸人有司主田野者彼甸人卽甸師之屬鄭以主田野釋之則不爲郊外之地可知左傳使甸人獻麥杜注云甸人主爲公田者藉田卽公家田也省文亦稱甸穀梁桓十四年傳甸粟而內之三宮范甯注云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並與土喪注說略同又少儀云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注云甸謂田野之物此官主藉田及其野物自當以土喪注主田野之說爲正此注別援郊外爲甸爲說與彼不合蓋偶有不照賈疏曲申其說乃謂天子藉田在南方甸地故官稱甸師則尤誤之甚者也攷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諸侯耕於東郊孔疏云鄭云王藉田在遠郊故甸師氏掌之天子太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據

孔說是鄭本謂藉田在南方之遠郊國語周語云宣王卽位不藉千畝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詩小雅祈父孔疏引孔晁國語注云宣王不耕藉田神怒民困爲戎所伐戰於近郊孔晁謂藉田在近郊雖與鄭孔少異要其在郊則同賈氏本職疏亦從祭統在南郊之說此疏又云在南方甸地以傳合郊外曰甸之義而忘其與祭統之文顯相違蓋不亦疏乎竊謂周語說耕藉之禮云王卽齊宮王乃涇濯饗醴及期王裸鬯饗醴乃行及藉畢宰夫陳饗王歆大牢然則由國以至藉田之地必道除不遠故崇朝往反可以逮事孔晁謂在近郊揆之事理實爲允愜若在遠郊則至近亦必在五十里之外甸則又在百里之外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必竟日而後至其地於事徒

勞義又無取必不然矣至白虎通義耕桑篇云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公羊桓十四年傳何注亦云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此又謂天子諸侯親耕同在東郊亦誤又案鄉遂不制井田四郊制同故藉田千畝卽十夫之田遂人云十夫有溝是也與井田一井九百畝異此亦足證郊田爲溝洫法也云師猶長也者地官敘官注義同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引應劭云師者長也文王世子云師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周書諡法篇云教誨不倦曰長是師長並有表率教訓之義故曲禮孔疏引干氏謂凡言師者訓其徒也義亦與鄭略同云甸師主其野物官之長者莊存與云數人以下四官屬甸師賈疏云或云與地官掌葛掌炭掌

歷委人等同掌供野物故與彼官爲長若然彼屬地官此屬天官越分相領恐理不愜此甸師當與下獸人已下亦供野物爲長也故下數職注不言長明甸師與之爲長但獸人等中士此爲下士下士得與中士爲長者如大史下大夫內史中大夫鄭云大史史官之長彼下大夫與中大夫爲長此下士亦與中士爲長有何嫌也案賈誦甸師下士得與獸人獸人等中士爲長於理究未合竊疑甸師職任頗重下士或當爲上中士之誤春官內史則非大史之屬官不足取證詳春官敘官疏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獸人者掌其野獸之官也凡野獸謂之獸與家畜爲牲別特牲饋食禮云賓獸于楹上東首牲在西北首東足內則云三牲用

發歐用梅爾彙釋獸釋畜亦分二篇是也歐人國語魯語亦謂之獸虞詳本職政

敝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疏敝人者釋文云敝音魚本又作魚亦作敝同又音御案說文

魚部云漁捕魚也重文漁篆文漁从魚又竹部云樂禁苑也春

秋傳曰澤之舟樂重文敝樂或作敝從又從魚莊述祖云敝即

敝讀樂蓋古音也昭二十年左傳澤之萑蒲舟敝守之注舟敝

官名敝當爲敝之譌案莊說是也王雜集京兆尹張公德政碑

亦有舟魚衡鹿之文可證唐本左傳尙有作敝者但左傳舟敝

自是澤虞非敝人也詳地官敘官疏此敝敝並敝之別體古段

爲捕魚字石鼓文漁字作薄卽从敝之變體釋慧苑華嚴經音

義云漁聲類作𩚑𩚑二體張參五經文字亦云漁𩚑同凡經用古字作𩚑注用今字作漁本職先鄭注及禮運後鄭注同並作漁人用正字也釋文別本作魚亦漁之段字國語魯語又有水虞章注亦謂卽漁師詳本職疏云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者設梁隱五年傳云魚卑者之事也故以中下士掌之云徒三百人者賈疏引馬融云池塞苑囿取魚處多故也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疏鼈人者說文龜部云鼈甲蟲也此官掌共介物與下膳人皆有府史徒而無胥與它職不同沈彤云五官之有徒而無胥者殆其事易供而無庸有才智者率之

膳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膳之言夕也疏府二

人史二人者王引之云大宰疏曰腊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據此則腊人下無府二人史二人六字此因上體人下醫師皆有府二人史二人之文而誤衍唐石經已然 注云腊之言夕也者賈疏云乾曰腊朝曝於夕乃乾故云腊之言夕或作久字久乃乾成義亦通也阮元云久者夕之誤也惠棟云說文管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與俎同意籀文作筭从肉管夕古字通穀梁傳云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管子云旦昔從事王逸楚辭章句同詩云樂酒今昔是皆以昔爲夕腊之爲物經夕乃乾故言夕或作久久猶昔也國語云厚味實腊毒韋昭曰腊讀若廟昔酒漢之酋久白酒亦云昔酒詒讓案毛詩陳風墓門傳云昔久也文選七命李善注引賈逵



國語注云腊久也是腊亦得訓久但腊夕聲類相近凡注例云言者多依聲以通其義若前注云膳之言善庖之言苞是也或本作久義雖可通而非鄭之舊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醫師衆醫之長疏醫師者說文酉部云醫治病工也古者巫彭初作醫賈疏云諸醫皆在此者醫亦有齊和飲食之類故設在飲食之間也注云醫師衆醫之長者前注云師猶長也故衆醫之長謂之醫師莊存與云食醫以下四官屬醫師

食醫中士二人食有和齊藥之類疏注云食有和齊藥之類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春多酸夏多苦之等皆須齊和與藥同故鄭云食有和齊藥之類故在醫官之內也

疾醫中士八人疏疾醫者釋名釋疾病云疾病也客氣中人急疾也案疾醫若今之內科醫也左傳僖三十年晉有醫衍成十年秦有醫緩疑卽此官也

瘍醫下士八人瘍創癰也疏瘍醫者若今之外科醫也注云

瘍創癰也者醫師注云身傷曰瘍說文疒部云瘍頭創也癰腫也癰卽癰之隸變又刃部云刃傷也重文創亦或從倉廣雅釋詁云瘍創也本職注云腫瘍癰而上生創者潰瘍癰而含膿血者金瘍刃創也折瘍腕跌者則瘍爲凡創癰之通名孟子萬章篇云孔子於術主癰疽趙岐注云癰疽癰疽之醫也蓋卽此瘍醫互詳醫師職疏

獸醫下士四人獸牛馬之屬疏獸醫者此官專主醫獸故以事

類附諸醫之後 注云獸牛馬之屬者明此獸爲牲畜之通稱  
與獸人及庖人六獸爲野獸對六畜爲家獸者異賈疏云案爾  
雅在野曰獸在家曰畜畜獸異矣而言獸牛馬者但此職云主  
治牛馬未必治其野獸對文則畜獸異散文通故爾雅又云兩  
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旣不別釋畜則獸中可以兼  
牛馬是其牛馬亦有獸稱詒讓案此官亦掌醫馬夏官敘官巫  
馬下士二人下別有醫四人者彼馬醫蓋散醫故無爵此獸醫  
通掌畜獸故有屬與彼異也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酒

正酒官之長疏酒正者以下至鹽人八官皆掌飲食膳羞之官

故次諸醫官之後說文酉部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一

曰造也吉凶所造起也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之而美遂疏儀狄杜康作秫酒 注云酒正酒官之長者前注云正長也賈疏云此酒正與下酒人漿人爲長注雖不言漿文略也案賈說是也酒正爲酒官之長卽月令之大酋詳本職疏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月令仲冬其器閤以奄女酒女奴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才知以爲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疏酒人奄十人者賈疏云以其與女酒及奚同職故用奄人奄不稱士則此奄亦府史之類以奄爲異也云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者賈疏云則女酒與奚爲什長若胥徒也奚三百人以其造酒故須人多也 注云奄精氣閉藏者說文門部云闔豎也

宮中奄闔閉門者奄卽闔之借字掌戮云宮者使守內然此經  
宮府小官凡與嬪婦雜處者多以奄爲之不徒守內也云今謂  
之宦人者明周之奄人卽漢宦人也漢書惠帝紀顏注應劭云  
宦官闔寺也文選宦者傳論李注云宦者養也養闔人使其看  
宮人案戰國策趙策有宦者令繆賢又唐六典李林甫注引石  
氏星經云宦者四星在帝座西則周時已稱宦人不自漢始矣  
引月令仲冬其器閤以奄者鄭彼注云器閤而奄象物閉藏也  
引之者證此奄人取精氣閉藏與彼義同月令孟冬仲冬季冬  
文同此獨引仲冬者偏舉一時以汎義也賈疏謂取十一月一  
陽爻生以其奄人雖精氣閉藏猶少有精氣說迂鑿非鄭指云  
女酒女奴曉酒者者方言云曉知也謂多才知知作酒之事者

凡酒漿邊醴醢鹽菹七職並掌飲食棗盛之事故皆有女奴即  
 寺人世婦所謂女宮是也云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者  
 司厲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注云奴從坐而沒  
 入縣官者男女同名說文女部云奴奴婢皆古之皐人也亦引  
 司厲文案凡女宮皆用刑女猶奄闕皆用刑男也沒入縣官為  
 奴者秦漢時通以國家為縣官史記李斯傳云十公主死於  
 杜財物入於縣官是也史記周勃世家司馬貞索隱云縣官謂  
 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為縣官者夏家王畿內名縣內即國都也  
 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互詳司厲疏云其少才知以為奚者春  
 官敘官注云奚女奴也說文女部云奚女隸也案奚即媿之借  
 字凡此經之奚皆為女奴對秋官五隸為男奴也賈疏云奴者

男女同名以其曉解作酒有才智則曰女酒其少有才智給使者則曰奚惠士奇云呂氏春秋精通篇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量所以贖之則無有是故悲也然則古之爲酒者皆女奴信矣云今之侍史官婢者後漢書鍾離意傳李注引蔡質漢儀云尙書郎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絜被服執香爐燒熏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又漢書貢禹傳云諸官奴婢十餘萬人漢舊儀云省中侍使令者皆官婢擇年八歲以上衣綠曰宮人不得出省門置都監老者曰婢婢教宮人給使尙書侍中皆使官婢不得使宮人案依衛宏說則漢之侍史卽於官婢中選擇

爲之鄭以其類周之女奴與奚故以爲況云或曰奚宦女者賈  
疏云漢時有此別號按左氏晉惠公之女名妾稱爲宦女謂宦  
事秦公子亦云宦女也案賈說非也此別一說謂此奚卽宦女  
對前奄爲宦男司刑注云宦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  
若今宦男女也然則漢之官婢猶男之有官奴宦女猶男之有  
宦人二者小異宦女非卽官婢之別號也又左傳宦女卽妾媵  
之稱與漢之宦女亦異俗本宦女作官女尤誤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女漿女奴曉漿者  
**疏**漿人者酒正注云漿今之釀漿也酒漿同以共飲故漿人與  
酒人同屬酒正而員數則半於酒人以漿輕於酒事省故也

注云女漿女奴曉漿者者女奴與上女酒同曲禮云納女於國



君曰備酒漿酒漿卽是經女酒女漿是也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凌冰室也詩

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疏凌人賈疏云案其職

云掌冰凡外內饗之膳羞饗焉以供爲膳羞故連類在此也云

徒八十人者以供藏冰之役故員數多也左昭四年傳說藏冰

之事云山人取之縣人傳之真人納之隸人藏之杜注云與隸

皆賤官彼與疑卽此徒矣注云凌冰室也者本職注同初學

記地部引風俗通云積冰曰凌說文火部云燄火出也詩曰納

于燄陰重文凌燄或从凌案出疑室之譌玉篇火部云凌冰室

也漢書惠帝紀未央宮凌室災顏注云凌室藏冰之室也引詩

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者幽風七月篇文毛傳

云凌陰冰室也賈疏云案詩之所釋謂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之日鑿冰者謂於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之處於是乎取之冲冲鑿冰之意周之三月夏之建寅之正月納冰於凌陰室中案彼又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啓冰之時也鄭答志以夏十二月取冰二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藏之既晚出之又早晚者建寅乃藏與此周禮十二月藏冰校一月故出之早者四月夏之二月出冰與周禮同今幽土寒故納冰可用夏正月也引之者證凌陰卽此冰室爲一物也

遷人奄一人女遊十人奚二十人竹曰遷女遷女奴之曉遷者疏遷人者以下至鹽人四職並掌膳羞之事故次凌人之後云女遷十人奚二十人者沈彤云一女遷亦爲二奚之長詒讓案

下女醢女醢女鹽女冪等並同與前女酒女漿等一女領十奚異者以其事少用奚不多故也 注云竹曰邊者爾雅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邊說文竹部云邊竹豆也本職注云邊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云女邊女奴之曉邊者者亦與女酒同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醢豆實也不謂之豆此主醢豆不盡于醢也女醢女奴曉醢者疏醢人者說文酉部云醢肉醬也作醢之法詳本職注 注云醢豆實也者本職云掌四豆之實掌客注云豆道醢器也釋射禮記云醢以豆注云豆宜濡物云不謂之豆此主醢豆不盡于醢也者于賈疏述注作於黃丕烈云于於古今字經用古字當作于注用今字當作於本

書往往錯互來黃校是也賈疏云決上遵人不以遵中之實爲名而以遵爲官號此卽以豆中之實爲官號不謂之豆人此是問辭鄭還自答豆不盡於醢者其豆之所盛非止此職中四豆之實而已天子豆百二十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二子男豆二十四上大夫二十下大夫十六彼有脚脰臠臠臠之屬其數甚多是豆不盡盛醢而已若言豆人恐彼並掌之此醢人惟掌此四豆之實而已故不得言豆人而言醢人也案賈云天子百二十豆者據膳夫王饋羞用百有二十品此與公豆四十等並是庶羞但以禮器孔疏引皇侃說天子庶羞百二十品選豆各六十則天子亦止六十豆耳賈說殊失攷凡庶羞之豆皆別掌於庖人非醢人所共詳膳夫庖人疏云女醢女奴饌醢者者

亦與女酒同

醴人奄二人女醴二十人奚四十人女醴女奴曉醴者疏醴人者釋文云醴本又作醴案說文皿部云醴酸也作醴以鬻以酒廣韻十二皆云醴俗作醴廣雅釋器云醴酢也案醴以鬻和酒爲之故鄭聘禮注云醴殺陽也醴內陰也內則云三牲利用醴獸用梅鄭彼注云家物野物白相和又說入珍云食漬以醴若醴醴醴卽梅漿醴與梅醴同類則醴爲酢明矣注云女醴女奴曉醴者亦與女酒同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女鹽女奴曉鹽者疏鹽人者江永云鹽人惟掌鹽之用而地官虞衡之後不設掌鹽蓋王畿內鹽非所產也禹貢青州貢鹽卽今之青登濟萊等處鹽其

地在齊職方氏幽州利魚鹽卽今之長蘆鹽其地屬燕左傳鄆  
瑕氏國饒近鹽卽今解州池鹽其地屬晉諸侯各貢所有則鹽  
人所用其三國之貨貢與鄭注節鹽爲戎鹽其蕃國之貨貢與  
意當時侯國產鹽之地或亦設官爲守予其民以斥鹵之地使  
之取鹽以當賦如角人諸官之法至管仲爲鹽筴始計口而增  
鹽稅每鹽一升加賦二合而賦始重齊之季世有新莖之守則  
鹽利盡歸於公民始不得私煮耳 注云女鹽女奴曉鹽者者  
亦與女酒同

幕人奄一人女幕十人奚二十人以巾覆物曰幕女幕女奴曉  
幕者疏幕人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供巾幕所以覆飲食之物  
故大飲食官後 注云以巾覆物曰幕者說文巾部云幪幪也

周禮有輿人案冪卽輿之變體宋嘉祐石經依說文作輿輪人亦有輿字小爾雅廣服云大巾謂之冪廣雅釋詁云冪覆也云女冪女奴曉冪者者亦與女酒同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大徒八十人疏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者此官掌王寢亦主服御之事故次  
飲食官之後宮人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禮並謂  
之司宮公食注云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也燕禮注以司宮  
爲小宰誤莊存與云掌舍以下三官屬宮人云府二人史四人  
者大射儀有司宮士卽此宮人之屬吏也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舍行所解止之處疏  
掌舍者掌王行道館舍之事故次宮人之後聘禮云管人布幕

于寢門外注云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賈彼疏謂  
 卽此官而兼幕人者又左昭元年傳亦云敝邑館人之屬也杜  
 注云館人守舍人也與鄭賈義同 注云舍行所解止之處者  
 說文亼部云市居曰舍釋名釋宮室云舍於中舍息也賈疏云  
 案其職云設車宮壇壝宮帷宮之等並是解脫止息之處故云  
 解止之處也王引之云疏以解爲解脫非也解猶休也息也止  
 也昭五年左傳敝邑休怠杜注曰休解也釋文解佳賈反解止  
 者休止也管子五輔篇曰上彌殘苛而無解舍下愈覆黔而不  
 聽從吳子治兵篇曰馬疲人倦而不解舍解舍猶休止也漢書  
 郊祀志曰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解已猶休  
 已也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張晏曰解止



也五行志又曰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出而解孟康曰夜食地中出而止也淮南原道篇曰解車休馬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曰氐房宿宮休解房又引甘氏星經曰天牀寢舍解息燕休是解與休止同義音佳賈反故鄭云行所解止之處或言解止或言解已或言解息或言解舍或言休解其義一也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幕帷覆上者疏幕人者釋文出掌幕二字與經文不合本職釋文仍作幕人則此作掌幕誤也幕人掌次並主張設帷幕之事以備王舍息故次諸宮舍官之後注云幕帷覆上者者本職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詳彼疏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次自修正之處疏府

四人史二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二人史四人詳前疏 注云  
 次自修正之處者廣雅釋詁云次舍也凡於內外以帷簾別為  
 舍息之處並謂之次修正猶檀弓云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廢而  
 修容焉注云更莊飾凡次亦修正莊飾之所也本職云凡祭祀  
 掌尸次先鄭注云尸次祭祀所居更衣帳更衣亦自修正之一  
 端正明注疏本作止誤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  
 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府為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矣疏大  
 府者以下至職幣九職並掌府藏會計之官凡府藏皆以共王  
 之用既用則須會計故次宮室服御官之後漢書食貨志云太  
 公為周立九府圓法顏注云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

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史記貨殖傳張守節正義說同案泉府屬地官天府屬春官職金屬秋官似不宜與大府等同列九府劉迎王與之謂九府卽此大府至職幣九官其說較顏爲允曲禮云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鄭彼注以爲殷制與周法異也此府藏諸官通長屬言之謂之府人左昭十八年傳云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是也彼又有庫人此經無者左傳孔疏謂通言庫亦謂之府則此諸府可兼庫人月令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彼五庫蓋亦九府所該矣 注云大府爲王治藏之長者前注云府治藏左傳隱七年孔疏引風俗通云府藏也藏府私府財貨之所聚也此

大府與下王府內府外府諸治藏官爲長故尊之曰大呂氏春  
秋分職篇說楚葉公發太府之貨予眾是侯國亦有太府也云  
若今司農矣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內史掌穀貨武帝太  
初元年更名大司農續漢書百官志云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  
石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是漢時大司農主府藏與周大府職  
同故舉以爲况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  
人徒四十有八人工能攻玉者

**疏**

賈八人者聘禮云賈人啓棧

取圭投宰卽此又少儀云臣致褻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注  
亦謂卽玉府之賈是也云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者沈彤云胥  
爲什長胥一則徒十玉府四胥而徒乃四十八何也必十徒不

足供一胥之利次故浮於常也 注云工能攻玉者者即考工  
記玉人之工考工記總敘注云攻猶治也凡工皆庶人在官者  
與賈同諸官有造作之事者並有之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內府主良貨賄藏  
在內者疏注云內府主良貨賄藏  
在內者者良貨賄其物珍貴故藏

在內別於外府謂之內府王與之謂當在庫門內也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外府主泉藏  
在外者疏

注云外府主泉藏在外者者泉布以流通爲用故藏之外舍其  
官即對內府稱外府也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  
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

官之長若今尙書疏注云會大計也者大宰注同說文言部云  
 計會也算也賈疏云案率夫賦日計日成月計日要歲計日會  
 故知會大計也詒讓案通言之成要會通日計而會爲歲計校  
 成要爲大故云大計若司書三歲大計則又入於歲計亦司會  
 所通掌也云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者小僑務廣言云司主也說  
 文司部云司臣司事於外者賈疏云其職云逆邦國都鄙官府  
 是句考徧天下云計官之長者莊存與云司書以下四官屬司  
 會云若今尙書者漢書成帝紀建始四年罷中書官官初置尙  
 書員五人續漢書百官志尙書六人六百石劉注引蔡質漢儀  
 云典天下歲盡集課事志又云凡郡國歲盡造吏上計蔡氏所  
 云掌天下歲盡集課事即掌歲計也與周司會主計同故舉以

爲況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司書主計會  
之簿書疏注云司書主計會之簿書者司會注云書謂簿書左  
昭二十五年傳臧會爲邱賈正計於季氏杜注云送計簿於季  
氏賈疏云古有簡策以記事若在君前以笏記事後代用簿簿  
今手版故云吏當持簿簿則簿書也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職內主入  
也若今之泉所入謂之少內疏注云職內主入也者說文入部  
云內入也故掌賦入之官謂之職內云若今之泉所入謂之少  
內者賈疏云漢之少內亦主泉所入案王氏漢官解云小官齊  
夫各擅其職謂倉庫少內齋夫之屬各自擅其條理所職主由

此言之少內藏聚似今之少府但官卑職碎以少為名王應麟云漢書丙吉傳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注云少內掖庭主府藏之官也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主歲計以

歲斷疏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者

此官上士中士及史員數皆倍於職內以主出事繁故官吏特

多也 注云主歲計以歲斷者邦國會計之事以歲之豐歉為

斷也金榜云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

制國用考之周官經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人均力征以

歲上下其斂諸民者每歲不同稟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

足否以詔殺用以治年之豐凶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



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其國用多寡亦每歲輒異冢  
宰恆於歲杪制爲式法凡受財用者皆並式法受之故授式法  
之官名職歲蓋由此矣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疏職幣者王念孫云主餘財之官也職主也幣餘也所主  
者財物之餘故次於大府以下諸官之後也案王說是也幣訓  
餘詳大字疏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疏司裘者  
說文衣部云裘皮衣也司裘掌皮二官亦有府藏故次諸府藏  
會計官之後司裘不與春官司服相次者玉藻注云裘裘也故  
與內司服及屨人等同屬天官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  
徒八十人內宰宮中官之長

**疏**

內宰者以下至內豎五官並掌

王寢內之事與宮正宮伯職掌內外相備故亦屬大宰賈疏云  
名內宰者對大宰治百官內宰治婦人之事故名內宰然則大  
宰不稱外者爲兼統內也詒案讓內宰與小宰相對爲內外小  
宰治王宮之政令內宰治王內之政令職掌略同也賈謂對大  
宰未允云下大夫二人者后卑於王故內宰之爵亦降於小宰  
一等也云上士四人中士八人者公食大夫禮有內官之士注  
云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卽此上中士以下是也 注云內宰  
宮中官之長者與下內小臣閹人寺人內豎等爲長故月令仲

冬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闕謹房室必重閉注云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爲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幾出入及開閉之屬案彼注蓋以此官所領屬官多奄豎故亦稱奄尹實則此官以士人爲之非奄官也呂氏春秋仲冬紀高誘注云闕尹於周禮爲宮人則非是其九嬪以下內官雖亦內宰所教詔然非其屬官賈疏謂與下女史已下爲長非鄭指也胡匡衷云祭統宮宰宿夫人鄭注云宮宰守宮官然則諸侯之內宰又謂之宮宰也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奄稱士者異其賢也疏內

小臣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案夏官大僕職云出入王之大命正其服位則此小臣侍后職與大僕侍王

同亦是佐后之事故在此用奄者以其所掌在內故僕禮燕禮  
送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鄭彼注云內小臣奄人掌  
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論讓案內小臣者對夏官大僕屬  
官小臣爲外也王官備故有大僕又有小臣內官略故止有內  
小臣共侍后與大僕侍王略同不復立內大僕也通言之內小  
臣亦稱僕故書立政云左右攜僕僞孔傳云左右攜持器物之  
僕孔疏謂寺人內小臣等是也 注云奄稱士者異其賢也者  
以其職掌較重當選擇奄之賢者爲之故特有爵也賈疏云案  
上酒人漿人等奄並不稱士則非士也獨此云以其有賢行命  
爲士故稱士也案詩巷伯奄官也注云巷伯內小臣小臣於宮  
中爲近故謂之巷伯必知巷伯與小臣爲一人者以其俱名奄

又言巷亦宮中爲近又稱伯長也內小臣又稱士亦是長義故知一人也案賈引詩注卽小雅巷伯敘箋義也左襄九年傳令司宮巷伯敝宮杜注云司宮奄官巷伯寺人孔疏亦以司宮爲內小臣巷伯爲寺人與鄭說不同今攷詩敘之巷伯卽本詩之寺人孟子杜孔說不誤鄭以內小臣釋之非也內小臣自是司宮故左昭五年傳楚靈王曰吾若以韓起爲閹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注釋司宮云加宮刑彼以司宮與閹並舉明以加刑示辱則司宮卽此奄士無疑惟儀禮燕禮諸篇司宮爲宮人故與內小臣並見與左傳義異詳前疏胡匡衷云內小臣左傳國語亦單言小臣左傳僖四年與小臣小臣亦斃晉語說此事云飲小臣酒亦斃韋注云小臣官名掌陰事陰命閹士是也

閹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閹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  
墨者使守門囿御苑也游離宮也疏閹人者賈疏云以其掌守  
中門之禁王宮在此故亦在此周禮之內有同官別職則此閹  
人每門及囿游同名閹人而職別山虞澤虞云每大澤大山及  
川衡林衡亦是別職同官也別官同職者唯有官連耳詒讓案  
此閹人無爵則亦庶人在官者也沈彤云閹人內豎案其職則  
類胥若徒也云王宮每門四人者黃度沈彤並云宮門舉車雉  
應路凡五當二十人是也云囿游亦如之者釋文游作游云本  
亦作游案說文於部云游旌旗之流也从汙聲游卽游之省  
閹人經及大宰注並作囿游則陸本非也亦如之者亦每門四  
人也其凡數無攷注云閹人司昏晨以啓閉者者昏閹聲類

同說文門部云闕常以昏閉門禁也祭統云闕者守門之賤者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傳云闕執吳子餘祭闕者何門人也刑人也賤時啓也賈疏云此釋名闕人之意昏時閉門則此名闕人也晨時啓門則論語謂之晨門也皆以時事爲名耳云刑人墨者使守門者賈疏云此秋官掌戮職文鄭彼注云戮者無妨於禁禦欲使守門案其職云掌守中門之禁宮中門則唯雉門耳而言每門者彼言中門据有禁守者言之其實王之五門皆使墨者守之或解以爲王有五門四面皆有中門故言每門義亦通也案禮記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鄭彼注謂夏殷時公羊云闕殺吳子餘祭近刑人輕死之道彼據人君加之寵故云近刑人輕死之道若君有防衛不親近則非近刑人其別者使守闕以其醜惡

遠之不得約彼卽以十二門皆使墨者也詩云昏椽靡共箋云皆奄人彼据后宮門故使奄者也案依鄭賈說此闕人皆以墨者爲之然詩召旻之昏椽昏卽闕也鄭彼箋云昏椽皆奄人也皆其官名也椽椽毀陰者也孔疏云案周禮序官闕人上有內小臣下有寺人內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人爲之闕人與之爲類官居其間則亦奄人也闕人王宮每門四人回游亦如之然則王宮之與回游所守門者其官皆曰闕人是闕之用人非獨奄也掌戮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厠者使守園則墨刑皆亦爲闕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其外門則用墨耳闕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注云中門於外內爲中天子五門雉門爲中門是雉門以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園則用



朋也官與寺人爲類主以奄者爲名川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閭  
謹房屋是門房之守皆奄爲之故知閭是奄人之官名也案依  
孔說墨守門宮守內則守圍通名閭人其說較鄭賈爲長穀梁  
襄二十九年傳亦云關門者也寺人也是宮者爲閭也左莊十  
九年傳云鷄拳自朋楚人以爲大關呂氏春秋音初篇說夏后  
孔甲田取民子以歸于長幕動圻椽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  
韓非子內儲說下篇齊有門者則跪是則者亦爲閭也管子揆  
度篇云自言能爲官不能爲官者則以爲門父是又以剛者守  
門也以意求之掌戮所云墨者使守門者疑通凡守城郭宮府  
諸門者言之司門之門徒亦其一也又云則者使守圍者亦卽  
圍游之閭鷄拳則跪皆以則者而守門或侯國之法與此經不

同王宮五門之闕蓋當兼用奄墨匠人注云內路寢之裏也外  
路寢之表也是王宮內外以路門爲分限然則皋門至應門爲  
外當以墨者爲之路門以內爲內當以宮者爲之掌戮所云宮  
者使守內也也後漢書宦者傳論亦以此闕者守中門之禁爲  
宦者蓋晉宋以前此經舊說有以此官爲奄人者孔謂雉門以  
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似卽本於彼義亦得通但治朝應門六  
宮嬪御所不至似不必用奄人耳至賈泥鄒義乃謂不得以王  
城十二門皆使墨者殊爲失攷又本職所云中門實庫雉應  
諸門言之鄭孔謂專指雉門義固未賅賈引或說謂四面皆有  
中門則通闕門言之不知闕門雖亦常有闕人然不得稱中門  
亦未必有匹人也云圃御苑也者地官敘官圃人注云圃今之

苑說文口部云圃苑有垣也一曰禽獸曰圃又艸部云苑所以  
養禽獸竹部云籜禁苑也漢書宣帝紀顏注引蘇林云折竹以  
編綿連禁籜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爲籜此御卽籜之借字大戴  
禮記夏小正云圃也者園之燕者也呂氏春秋重己篇高注云  
養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圃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有牆曰苑無  
牆曰圃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引字林義同詩秦風駟騶孔疏云  
有蓋曰園有牆曰圃左傳僖三十三年孔疏云天子曰苑諸侯  
曰圃以上諸說蓋各舉一端言之實則苑圃通稱此經及地官  
圃人並稱圃是周制天子稱圃雍氏云禁山之爲苑者非天子  
圃之名左傳疏說非也淮南注與許說正相反疑傳寫之誤賈  
疏云案詩云王在靈圃注所以養禽獸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

案孟子齊宣王問孟子云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猶以爲小寡人之囿方四十里猶以爲大何也孟子答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故以爲小不亦宜乎君之囿民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民以爲大不亦宜乎則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者大於諸侯小於天子故也白虎通又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千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與孟子不同者白虎通細別言之也案周王與諸侯大小之制經無正文賈引白虎通義今本佚此文其說與毛詩大雅靈臺傳同公羊成十八年何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徐彥疏引司馬法穀梁楊士勛疏引徐邈說並同此依今文家說三等國里數十取一以爲囿與此經不相應也又案天子靈囿在郊故詩

駟駘疏云圃諸侯四十里處在於郊靈臺云王在靈園鄭取異義引之云三靈辟雍在郊明矣孟子對齊宣王云臣聞郊關之內有囿焉方四十里是在郊也又靈臺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子有囿臺觀鳥獸魚鼈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攷周西都文王都豐所作靈囿三輔黃圖云在長安西北四十二里蓋亦於郊內爲之而人所掌者卽郊囿委人又有野囿則更在郊外彼或亦當有閹人守之又月令孔疏云路門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焦循亦云左襄十四年傳云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是時二子應召至朝久待不召乃知公在囿故往見是囿在宮中也案依孔焦說王宮中亦有苑囿然其地當甚小與郊囿廣狹迥殊此闕

人守宮門亦得兼掌之矣云游離宮也者固人注釋園游爲離宮小苑鄭蓋謂游卽於園內爲宮室說苑正諫篇云咎犯曰便游藉畫是也別於城中王所居之宮故謂之離宮以其可以游觀故謂之游漢舊儀云上林苑中離宮觀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是也賈誼云園是大苑其門皆使閹人守之也此離宮卽園游之獄禁故彼鄭云謂園之離宮小苑觀處也或以爲游亦謂城郭中與公所爲者也案賈引或說蓋謂游在城郭中別於園在城郭外也今攷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景公敗於罍梁晏子自園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草衣冠望游而馳則游不定在城郭中矣或說未必然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正內路寢

寺人者內則云爲宮室辨外內深宮固門闢寺守之是寺人守  
內與鬪人守外職掌相備故次鬪人之後此寺人亦無爵與鬪  
人同 注云寺之言侍也者寺侍聲類同廣雅釋詁云侍近也  
詩大雅曷卬篇時維婦寺毛傳云寺近也是寺侍並訓近寺人  
者猶言近侍之人也又詩秦風車鄰篇寺人之令陸彼釋文云  
寺本或作侍是寺侍互通左傳襄二十五年侍人賈舉昭二十  
五年侍人僚相孟子萬章篇侍人瘠環侍人並卽寺人也賈疏  
云欲取親近侍御之義此奄人也知者見僖二十四年晉文公  
既入呂卻欲焚公宮寺人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被曰齊桓  
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彼寺人  
被自稱刑臣明寺人奄人也若然寺人既掌內人不掌男子而

秦詩云欲見國君先令寺人而掌男子者彼秦仲宣王命作大夫始大有車馬其官未備故寺人兼小臣是以寺人得掌男子前讓案車鄰毛傳云寺人內小臣也孔疏云天于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則寺人與內小臣別官矣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卽是內小臣之官也內小臣之官與寺人之官猶自別矣案孔說較賈爲長引詩云寺人孟子者小雅巷伯篇文鄭彼箋卽據此經爲說引之者證彼寺人與此同也彼巷伯亦卽此寺人左傳襄九年杜注同詩箋以巷伯爲內小臣非是詳前疏云正內路寢者內與寢義同大



燕禮記夏小正傳云燕操泥而就家入人內卽此義漢書鼂錯傳云家有一室二內彼專謂室爲內與此義微異賈疏云寺人旣不得在王之路寢而云正內五人者謂在后之路寢耳若王之路寢不得稱內以后宮故以內言之故先鄭下注后六宮前一後五前一則路寢案賈說是也凡王與后皆路寢一燕寢五路寢爲正燕寢爲小此正內旣非王寢明據后路寢言之可知后六寢對王六寢謂之內猶女史云內宮是也云王之正內者后寢亦統於王猶內宰稱后宮爲王之北宮也但此寺人與下內豎雖專繫后路寢其王燕寢及后燕寢側室等亦當有侍御奄豎蓋燕寢卑於正寢或以冗散給事無定員專直故懸唯著正內之人數與后六寢亦前一後五詳內宰疏

內豎倍寺人之數豎未冠者之官名疏內豎倍寺人之數者王之正內十人也內豎無爵蓋與庶人在官者同注云豎未冠者之官名者國語楚語云使富都郁豎贊焉韋注云豎未冠者也案未冠謂十九以下十五以上故本職注謂之童豎學記注云成童十五以上是也賈疏云春秋左氏傳叔孫穆子李庚宗婦人而生牛以爲豎官則亦童豎未冠者必使童子爲之者鄭於其職注云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爲禮出入便疾也詒讓案內豎以侍御王內爲名文王世子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周書度邑篇云王至于周自鹿至于巳中具明不寢王小子御告叔旦小子御卽此內豎也是內豎亦侍王大寢燕寢明寺人內豎

不僅侍后寢矣內豎省文亦稱豎左傳二十八年傳云曹伯之豎侯鬻管子小稱篇云管仲對桓公曰公喜內而妬豎刁白刑而爲公治內然則內豎或亦以奄爲之然不盡用奄也

九嬪嬪婦也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也不列夫人于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

而論婦禮無官職

疏

九嬪者此官與世婦女御並王之妾御不

列於百官以大宰兼治宮政故以事類屬之全經五篇凡本非屬官而以事類附屬者有三一婦官此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及春官世婦內外宗等是也一三公地官之鄉老爵尊於大司徒是也一家臣春官之都宗人家宗人夏官之都司馬家司

馬秋官之朝大夫都士家士是也三者皆無所繫屬故以其職  
事相近者附列各官亦大宰入法官屬之變例也 注云嬪婦  
也者爾雅釋親文釋名釋親屬云天子妾有嬪嬪賓也諸妾之  
中見賓敬也曲禮鄭注云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孔疏云嬪人  
之美稱可賓敬也引昏義以下者以九嬪世婦女御三官經不  
列其人數故據禮記補之鄭彼注云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周  
制也內治婦學之法也檀弓云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  
從也注云帝嘗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  
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  
已謂之三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  
子取十二卽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

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蔡邕獨斷說略同內宰先鄭注亦據彼以釋六宮金鶚云周官世婦女御不言數而昏義謂天子世婦御妻合三夫人九嬪共一百二十人說未可信曲禮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云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夫百姓亦約舉其大數言之非必限定百人也爲此說者蓋以王制言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后之設官當與之準故有百二十人之數然王制所言亦未可信周官六官之屬合三百六十以法周天之度其人數更不止此豈止百二十人邪鄭注以爲夏制昏義以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

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與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兩相比擬其同爲周制可知若以三公以下百二十人爲夏制三夫人以下百二十人爲周制則比擬不倫矣然則王制所言官數指周制言明矣所言周制顯與周官不合且天子之事繁故設官必多后之事簡何必悉與天子相準若王后以準天子而諸侯三卿五大夫二十七上士其夫人何不設三十五人以準之邪后之婦官有世婦女祝女史等官已知此其備又何必有百二十人乎案金說是也此經九嬪世婦女御並不言數昏義所說內官之數與外官相準而外官之數與此經六官之數遠不相應則內官之數亦不可信可知矣依昏義說內官三夫人視三公九嬪視卿世婦視大夫女御視士而鄭力

司服屨人注說內外命夫命婦秩次則以九嬪視孤妻世婦視卿大夫妻復與彼文舛異至春官世婦則又兼有宮卿下大夫中士三等此皆與昏義有不能強合者又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又以世婦在嬪上與昏義及此經敘內官次第並不合攷九嬪職主贊后非世婦之比追師職又以九嬪在內命婦之外則九嬪必尊於世婦可知曲禮文蓋偶有駁異不爲典要也又案獨斷云天子一娶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嬪攷天子一娶十二女亦見檀弓注引春秋說而白虎通義嫁娶篇引王度記則云天子一娶九女兩文已自差第蔡氏又以三夫人九嬪合充十二人之數則古絕無是說唯春秋繁露爵國篇說天子立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三

良人似即春秋說十二女之義彼中左右夫人似即三夫人然  
 又有世夫人及姬良人等尤與禮不合必非周制也又管子小  
 匡篇說齊襄公有九妃六嬪尹知章注云天子九嬪諸侯六嬪  
 亦未知境否云不列夫人于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  
 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者阮元云于當作於是也案內宰注亦  
 云夫人於三公從容論婦禮此注與彼同鄭意此經有九嬪世  
 婦女御獨無三夫人明三夫人擬三公三公與王坐而論道無  
 正職三夫人亦與后坐而論婦禮無官職漿人云共夫人致飲  
 于賓客之禮即此注所謂三夫人也經文止此一見蓋其位尊  
 次於后故事亦彌簡猶三公之事亦簡於六卿也

世婦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疏世婦



者世與大義同肅內外命婦之大者曲禮孔疏云婦服也言其進以服事君子也以其猶貴故加以世言之亦廣世肩也案孔疏未塢惠士奇云春官世婦其職視宮卿二人其次視下大夫四人其次視中士八人而天官世婦則闕焉康成謂屬春官者如漢大長秋屬天官者乃二十七世婦非也世婦屬天官內宰而職掌禮事故兼屬春官其職本同文有詳略春官世婦云掌女官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天官世婦亦云祭之日涖陳女官之具春官世婦云帥六宮之人共齎盛天官世婦亦云帥女官而濯撝爲齎盛春官世婦則曰大賓客云云大喪云云天官世婦則一言以蔽之曰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彼列其目此舉其綱也獨內外宗女不屬天官然內宗云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

臨春官世婦則曰相內外宗之禮事天官世婦亦云掌弔臨于  
卿大夫之喪則又未嘗不同也但此略而被詳耳案惠謂此世  
婦與春官世婦職同以經攷之良是竊謂世婦蓋有內命婦外  
命婦之別此世婦次於嬪御之間則內命婦也春官世婦與內  
外宗並列則外命婦也職掌雖略同而內外迥別故分屬二官  
至鄭謂春官世婦爲男子則甚誤互詳春官敘官疏 注云不  
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者對九嬪稱九  
是言數世婦及下女御皆不著人數明必有德乃充不必備數  
也世婦以下人數衆多故容有不備九嬪以上人少則必備三  
九之數賈疏謂九嬪無德亦與世婦女御同闕故特互其文令  
義兩得見誤

女御昏義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

**疏**

注云昏義所謂御妻者

昏義御妻在九嬪世婦之下與此女御差次正相當故知女御即御妻也御妻又謂之妻曲禮云天子有妻有妾鄭彼注云妻八十一御妻周禮謂之女御以其御序於王之燕寢是也案喪大記云君之喪夫人世婦諸妻疏食水飲諸妻疑亦據侯國之女御言之但御妻在嬪世婦下則不得取齊匹之義荀子君子篇云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然則女御者其正名御妻者其別稱不爲典要者也周書祭公篇云汝無以嬖御固莊后嬖御卽女御之屬此經女御無人數蓋亦不必備具其分列各職者唯內司服女御二人縫人女御八人餘無可攷內宰九嬪兩職又謂之九御亦非其員數昏義御妻八十一人儼八十一元士與

此經元士之數不合不宜據彼以定此女御之數前疏已辯之矣云御猶進也侍也者春官敘官注義同廣雅釋詁云御進也又釋言云御侍也獨斷云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如妾接於寢皆曰御

女祝四人奚八人女祝女奴曉祝事者疏女祝者此官與女史並后宮之官故次嬪御之後惠士奇云女祝視大祝小祝注云女祝女奴曉祝事者謂亦與女酒女奴曉酒同說文示部云祝祭祀主贊詞者案女祝雖無爵位然備官后宮且古者巫祝皆世事則女祝疑當以祝官之家婦女爲之與女巫賂同鄭槩以女奴當之恐非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女史女奴曉書者疏女史者說文史部

云史記事者也惠士奇云女史視大史小史詒讓案亦兼視內  
史外史詳本職疏 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者謂通曉文字者  
亦與女酒同案女史疑當以良家婦女知書者爲之矣乃女奴  
耳鄭義恐未允春官世婦之屬有女史二人與此官亦異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  
二十人典主也典婦功者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

**疏**

典婦功者

以下三官並主女功之事故次宮官之後云工四人者此不言  
女工則男工也疑卽以帗氏之工爲之云賈四人者賈疏云以  
其絲枲有善惡貴賤之事故須賈人也 注云典主也者廣雅  
釋詁同說文支部云敷主也典卽敷之段字云典婦功者主婦  
人絲枲功官之長者絲枲並婦功之事此典婦功總掌其事爲

下典經典泉諸官之長也惠士奇云月令染人曰婦官蓋典婦功之屬官

典經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疏典經者

說文經部云經蠶所吐也案凡絹帛皆以經為之此官通掌之也

典泉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疏典泉者賈疏云泉

麻也案喪服傳云牡麻者泉麻也則泉是雄麻對苴是麻之有

實質者也案泉詳邊人疏淮南子覽冥訓云位賤尚菓惠士奇

謂菓與泉通即此典泉是也淮南高注以菓為菓耳菓名失之

案古無木棉凡布皆以麻葛為之此官通掌之也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內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

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色過疏內司服者此官與縫人並掌宮中衣服亦是婦功之事故次女功官之後賈疏云以其掌后以下六服言內司服者亦是對春官司服男子服爲內不與春官司服同處者以從內官之例故在此云奄一人者賈疏云以其衣服事多須男子兼掌以與婦人同處故用奄也云女御二人者以王后尊貴其衣服自有法式故以女御內官監領之蓋女御雖於內命婦秩次最卑然尙當尊於無爵之奄故縫人敘亦以女御次奄下而其職則云以役女御以相比例知此官當亦聽於女御女御非此官之屬也若然經不以女御領奄者以內司服官府自以奄主之女御爲內官特兼領其事而不常居其寺故經首列奄次列女御亦變例也 注

云內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者說文衣部云裁制衣也又糸部云縫以鍼紵衣也賈疏云長者謂與下縫人爲長云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體使無色過者謂此女御二人與奄官同職蓋選擇良家女子爲之亦得以禮侍御於王故與前女御同名也賈疏云以此女御遠是女奴澆進御衣服者故與女酒女祝女史同號女也以衣服進謂進衣於王王見之或當王意廣其禮得與八十一女御同名欲見百二十人外兼有此女御之禮王合御幸之使王無淫色之過故名女御也案賈說非也女奴乃罪人沒入者至卑賤不得爲侍御下縫人女工在女御之下注謂是女奴則鄭不以女御爲女奴明矣但此與縫人二職之女御當卽選上女御爲之鄭似謂在八十一人之外



亦未允女御本無定數不必有八十一人詳前疏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女工女奴曉養

縫者疏縫人奄二人者賈疏云奄有二人亦是縫線事多須有

男子故也云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者女御亦與奄官同職專

掌縫王后之衣服故本職云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

縫王及后之衣服明奄官與女工爲女御役每十工以女御一

人監領之若然此女御亦非縫人之屬而女工則屬女御又兼

屬縫人蓋亦大宰八法官屬之變例也 注云女工女奴曉養

縫者者此女工亦於女奴者選充之與女祝女史同國語晉語

云鄭伯嘉造納女工妾三十人蓋卽此女工韋注以工爲樂師

非也又左成二年傳魯賂楚以執鍼織紵皆百人杜注云執鍼

女工織紵織縞布者蓋亦女工之別名也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疏染人者說文水部

云染以染縞為色染人亦兼染絲及帛布等許偏舉一端言

之賈疏云案其職云掌染絲帛因婦人衣服故亦連類在此也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追治玉石之名

疏追師者賈疏云在此考職云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

弁亦因婦人衣服連類在此若然男子首服在夏官弁師者以

其男子是陽義又取夏詩萬物長大長大乃冠故在夏官此婦

人直取首服配衣故與衣連類在此若然首反處下者以冠履

白相對不與服為先後故不在上也云工二人者蓋即以玉人

雕人之工為之注云追治玉石之名者本職注云追猶治也

詩大雅棫樸篇追琢其章毛傳云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鄭箋云周禮追師掌追銜筭則追亦治玉也爾雅釋器云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又云雕謂之琢是雕琢並爲治玉之名荀子富國篇引詩追作雕說苑修文篇又引作彫又詩周頌有客篇敦琢其旅孔疏云敦雕古今字案說文玉部云瑀治玉也雕彫並瑀之借字瑀追敦一聲之轉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疏屨人者說文屨部云屨屨也賈疏云案其職云掌王及后之服屨故從內司衣服亦連類在此若然追師專掌婦人首服此屨人兼男子屨烏在下體賤故男子婦人同在此官也云工八人者蓋以韋氏之工爲之呂氏春秋召類篇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饒者也高

注云鞵履也作履之工也亦此工之類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

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

采疏夏采者釋文云采或作菜案采菜字通賈疏云在此者其

職云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喪事是

終故在未職也詒讓案此官所掌止大喪復一事疑文有闕佚

大喪非常復又喪紀之小節不當專設一官也右天官之屬卿

一人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十二人上士四十二人中士百十八

人下士百七十九人府八十五人史百四十八人胥百七十四

人徒二千二百四人工二十二人賈四十四人凡正官自卿至

庶人總三千三十三人又奄上士四人寺人內豎及奄無爵者

四十四人內司服縫人女御十人女祝四人女史八人女奴百二十五人奚六百七十二人女工八十人凡女官女庶人總八百九十九人此外九嬪世婦女御無員數閹人每門四人有員數無總數不可計大凡可計者總三千九百八十人 注云夏采夏翟羽色者染人云秋染夏注云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秋爲飾又月令季夏命婦官染采鄭彼注云采五色也據此則夏卽謂染五色象夏翟之羽采卽畫績所謂五采備也此官掌以乘車建旗復于四郊施有染鳥羽爲飾所謂夏采也穀梁隱五年傳舞夏范注云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翟雉此亦以夏爲夏翟而訓義又小異夏翟詳染人疏云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者禹貢徐州云羽畎夏翟亦詳染人疏云有虞氏以

爲綏者鄭據明室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而互易其字  
又讀綏爲綏其說非也綏卽巾車五路所建之大麾司常九旗  
之旒也不必著羽其著羽者別爲九旗之旒旌詳本職及巾車  
司常疏云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者賈疏云  
案冬官考工記有鍾氏染羽夏卽五色也此職中注及彼注皆  
云綏謂注旒於干首不云翟羽者蓋注文不具耳

周禮正義卷一終